目 錄 (2014年10月)

«	屬天生	命》		
	爱的事	奉(三)	- 券倫斯	1
	雅歌(-	十三)聖	・伯納徳	3
«	信	息》		
	爱人如	, 己	-小徳蘭	7
	甘苦與	.共	-施 寧	-12
	爱的教	育法(五)	-鮑思高	-18
	寶石與	玫瑰巴	.布・強生	-22
	大衛・	布萊納		-25
«	禱	告》		
	大衛・	布萊納的禱告		-43
	代禱的	使者-戴妮的禱告生	.活以禮譯著	-54
«	見	證》		
	馬利亞	福音姊妹會天使救助	的見證	-59
	我們被	天使守護湯姆	・郝夫塞賓	-63
	你這女	·子中極美麗的(六)	王一婢	-66

愛的事奉(三)

₩ 券倫斯

讀經:羅十二1、西三23-24、啟二十二3-4

二十七日

事奉最合主心的是最親近主的人。不親近主就不能事奉主。 真正的事奉必從認識主而來,因為愛的認識才會有愛的體貼;越 認識主必越知道主喜歡什麼。無論做什麼都從心裏做,像是給主 做的,這樣真是事奉主嗎?(西三 2-3)其實是給主做事的機會。

主把我們造就到事奉祂,並且以我們的事奉當作祂作工的機會,我們事奉主正是主行事的機會。我們事奉主乃是從我們與主親密而來的,所以主喜歡用我們的事奉來行事。我們雖然無論做什麼都是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但單憑我們所做的是無用的,我們需要主自己藉著我們的事奉來行事才有用,才能使主滿意。比方我講道給人聽,我的聲音是無用的,我的講章也是無用的,除非主自己在我的聲音中發聲,在我的講章中講道才有用。所以主說,「這樣,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做的本是我們應分做的。』」(路十七10)所以我們事奉主無非是給主機會行事就是了。我若看見我工作不好我就說,這是我無用。我若看見我工作好我就說,感謝主,這是主做的。有時工作忙的好像快要阻礙我與主的交通,主就感動我心渴想祂,火熱地要親近祂。主真是美好!

在小事上忠心在神眼中是寶貴的。我們在日常事務及職業中 應當用我們的心靈來事奉主,做事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 是給人做的。如果我們在今日的環境中不好好的事奉主,我們無 論去哪裏都不會事奉主更好些。

人愛誰就自然喜歡事奉誰。主啊,我愛你,我喜歡在凡事上 事奉你,無論做什麼,都是給你做的。雖然有時我忙忙碌碌都沒 有做出什麼來,但是在我忙碌之中我的心向著你,所做的是給你做的,是事奉你的,只要你悅納我就何等心滿意足呢。因為你所要的不是我的事工,乃是我在事工中向你獻上你愛的回聲。哦,這樣事奉你是何等甘甜。

從前,我講道的時候,最容易被聽道者的情形影響。看見他們對主又冷又硬,我的每一篇講章好像都落空了,枉費了,心很傷痛人們不識寶,憤怒人們不要主。現在,我蒙主教導在凡事上用心靈事奉主,無論做什麼都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所以現在講道的時候就不被聽道者的情形影響了。我講道的時候,我心向主說:「主啊,我是講給你聽的,只要你聽了心裏舒暢。我講這篇道是嘗試表顯出你的心意,只要你聽了滿意就好了。」(弗五6-7)這樣,我無論做什麼,我心都很歡喜,因為可以趁做事的機會向主獻上愛的事奉。愛的事奉乃是我做事的目的,這是何等甘甜、愉快、輕鬆呢。

摘自:愛的根基

【註】: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十五章論到事奉的條件是「常在祂的愛裏」及「彼此相愛」, 然後才能蒙祂差派去結愛的果子。(約十五 9-17)

雅歌(十三)

■(法)聖·伯納德 原著 ■(美)伯納德·班雷翻譯

第三十講

「……他們使我看守葡萄園,……」,(歌一6)是誰使新婦做這件事?可能是在前一個講章裏,我們所提到的那些迫害她的人,所派給她的工作。假使她被召喚而給她指示,這不令人驚奇。許多人都為了自己的好處而受到糾正。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假使那些人不給她這個工作,情況會如何?有時候,「她母親的兒子們」會存心造成傷害以攻擊教會。教會當中,從來都不缺企圖傷害她的敵對者。

從《雅歌》這個章節的字面意義來看,並不使我們滿意。聖經並未告訴我們有關生長在土裏的葡萄樹。「……難道神所掛念的是牛嗎?」(林前九9)在屬靈的意義上,我們能瞭解葡萄園就是教會、信徒。「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賽五7)他們要求新婦「看守葡萄園」,乃完全是適當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林前三9)「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結果子的,祂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約十五2)

「……他們使我看守葡萄園;我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 (歌一6)當我讀到這裏,這些話語如針一般的刺痛我。當我連自己的靈魂都不可能看顧,卻同意來看顧別人的靈魂。那些指派我 作葡萄園的守護者,應該先看著我自己葡萄園的光景。我自己的 葡萄園已荒廢多時,雜草叢生。它沒有產酒;由於我的饑貧,它 生產不出葡萄。我早年的生活並未見善工,當我成為一個基督徒, 略有改進。可是靠這一點,誰能有所作為?我對每一種誘惑,都 是難以抵禦。

噢,我的葡萄園!當我開始看管你,有多少都不知不覺的被 竊取!我整個的善工之園,都因我的發怒而損壞了;我吃得太多, 頭腦懶惰;信心狹小,而讓我的情感統治了我。當「他們使我看守葡萄園」時,那就是我的光景。他們當時真應該先聽聽說出下面經文的人:「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提前三5)對於那些厚顏無恥的人,我十分驚訝;在他們自己的葡萄園裏任其長滿野薔薇,以及薊花,而且強行自己來管理主的葡萄園。他們既不是守園的人,亦非葡萄園丁。他們倒是「……賊,是強盗……。」(約十8)

但不要讓我扯其他的;我必須承認我自己葡萄園中的危機。有這麼多的事情需要我來處理,所以我無法將所有的事情都同樣照顧到。我沒有時間在葡萄園的四周築起籬笆,或者建造榨葡萄汁用的大木桶。葡萄園的籬笆已被拆毀,「……任憑一切過路的人摘取。林中出來的野豬,把它糟蹋;野地的走獸,拿它當食物。」(詩八十12-13)沒有什麼能阻止我的悲傷。我也止不住激怒與不耐。「要給我們擒拿狐狸,就是毀壞葡萄園的小狐狸,因為我們的葡萄正在開花。」(歌二15)憂慮、懷疑以及壓力從四面八方而來,那些爭論的派系,帶著令人疲憊的紛爭,無時無刻的想要衝進我的房門。我毫無辦法來阻止他們;我也無處可逃可躲。我因而連禱告的時間都沒有。我那如泉湧的淚水今灌溉我枯乾的心靈嗎?(我有意要用「我的葡萄園」的字眼,而習慣又促使我引用《詩篇》第三十二篇的經文。其實,意義是一樣的,我這篇講章所講的就是靈魂,而不是葡萄園。)

我這並不完美的性格,促使我在我自己的身上引用這節經文。 一個比較善良的人,可能將這經文解釋成另外的意義。耶穌曾經 說:「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 生命。」(太十39)當一個人不顧自身的利益,而能照管葡萄園, 那人是可受尊敬的;所有的好處都是為了他。

保羅就分配到一大片葡萄園,而他自己的葡萄園也並未分他的心。他甚至願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而死,他說:「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徒二十24)保羅知道什麼是重要的。

讓我們在這裏應用這一教訓,你們都注意你們所吃的,卻不 注意你們的行事為人。你們斷言某一種食物,對你們的眼睛不好, 或者會使你們頭痛。「這會對我的心臟不好;當我吃那食物,我會反胃」。你們並不是由福音書、先知書或者書信裏學到的挑選智慧;這樣的智慧是來自你們的肉體,而非天父的靈。

你們寧願要我向你們傳講希波克拉底、該林以及伊比鳩魯的學說嗎?可我是基督的一個信徒,而正對著基督的一群信徒講話。我們的救主教導我們說:「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約十二25)

抑制感官上的滿足沒有多大的意義;結果反倒更使你們專注 在食物上面。「豆類會促成脹氣;乾乳酪會造成便秘;牛奶會令 我頭疼;清水對我的心臟不好;包心菜會帶來憂鬱;我不能吃泥 潭中生成的魚,吃了不消化。」那麼,你們的意思是來自河流、 田野、菜園以及地窖的食物,全都不適於食用。

請各位不要忘了,你們是傳道人,不是醫生。你們不會以你們的健康品質來被評價,而是以你們的專業。不要令為你們服務的那些人為難;不要拖累這個團體。要想一想,當你們坐在那裏拒絕吃那些食物的時候,使你們其他的同伴有何感覺;他們永遠是吃所給他們的食物,而沒有任何抱怨。我可能還要被你們埋怨,沒有給你們準備你們特殊需要的食物!

有少數人,我們料想他們在遵守保羅給提摩太的建議:「因你的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點酒。」 (提前五23)我們要留意,使徒保羅並沒有為他自己開喝點酒的處方,而提摩太也沒有要求這個處方。不僅如此,這個建議也不是給傳教士的,而是給早期教會裏的一位重要的監督人的。假如你是另一個提摩太,我會給你黃金當食物,香液當飲料。然而,你們的飲食情況乃是自我中心的產物;擺出紳士架子當謹慎。

更重要的是,假如你們是根據使徒保羅的權威,決心飲酒的話,就別忽視了他所講的「稍微」那個形容詞。「稍微用點酒」才是他真正的忠告,我們要說的就是這些。現在讓我們回到新婦的主題,同時來發現,當我們照管教會新郎的葡萄園時,怎樣才能獲有益處的忽視我們自己的葡萄園。

教會的新郎,也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乃是可稱頌的, 直到永遠,阿們!」

第三十一講

「我心所愛的啊,求你告訴我,你在何處牧羊?晌午在何處 使羊歇臥?……」(歌一7)新郎,也就是基督——神的道,以不 同的外貌向那尋求他的人出現。但對那些真正愛祂的人來說,多 種的顯現還嫌不夠。她渴望屬靈的聯合;這並非肉眼所見,親耳 所聞。那是屬於一種內在的恩賜。

這並非是一種連續性的經歷;也不是每個人都有統一的認識。 我們每個人的需求並不一樣,請注意,在《雅歌》中,隱喻也經 常在轉換。在這一刻,他是一位很羞澀的新郎,想親近他所愛的 那位。之後,他又好像是一位醫生;提著一個藥箱。可是在另一 刻,他又是很有人緣的旅途同伴。「……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 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路二十 四 32)祂以不同的形式顯現,而又信守祂的諾言:「……我就常 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 20)

那些古人,對這些事情的認知,為我們留下相當模糊的暗示。當基督以肉身來到這世界時,祂便是真理之光。今日,我們都是生活在那真理的蔭庇之下。「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林前十三 9)保羅承認:「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腓三 13)「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後五 7)

假使那赤裸裸的真理對於你們,由於過於艱深而難以理解,那麼,即使是囫圇吞棗似的來把握,也還是有用的。馬利亞便是生活在真理的蔭庇之下。「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路一35)然而馬利亞是受到耶穌肉身的庇護。耶穌隱藏在肉身之內,「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裏」,(提前六16)卻是天生就能使一個女人受得了祂的光。

現在所談《雅歌》經文裏祂是以牧人出現。「我心所愛的啊,求你告訴我,你在何處牧羊晌午在何處使羊歇臥?」(雅一7)基督曾使用這個形像,「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十11)

愛人如己

■小徳蘭

親愛的院長:

上一年天父對我恩典豐厚,使我瞭解仁愛的本義。自然,我 以前也對之略有所知,只是知道得並不完全;耶穌說祂的第二條 誡命「愛人如己」和第一條一樣,「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 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太二十二 37-39) 我對其中深意並 未瞭解清楚。我只是更勉力去愛天父而已。當實踐愛主的心意時, 我更進一步瞭解;如果我們只在言詞上表現出愛天父,那將毫無 價值:「天國的門並不為那些只在口邊主啊、主啊的喊著我的人 而開,只為那些實踐天父--我父意旨的人而開。」(太七 21)這 裏所說的主的意旨為何?耶穌接著又把這一點告訴我們了;也可 以說在福音的每一頁上都表現出祂的意思來了,尤其是在最後的 晚餐中祂表示得更為清楚。祂知道門徒對祂的愛更為熾烈,因為 他們才剛在祂那奇妙的聖餐領受了祂的身體。於是,祂--我們 人類的救贖者——給了我們一條新的誡命。祂對他們說——(啊, 祂是如此的態度溫存)「我給你們一條新的誡命,那就是你們要彼 此相愛。你們彼此間的愛,該與我對你們的愛相似,你們彼此間 的這種相愛之情,乃是一種標誌,會使人們看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來。」(約十三 34-35)

十字架上捨己的愛

一、那麼,耶穌對門徒們是怎樣一種愛法呢?為什麼祂要愛他們呢?祂與他們可以說是天地懸殊; 祂是永知,全智——而他們呢,只不過是一些可憐的罪人,無知而庸俗。而祂卻稱他們為朋友,為兄弟,要他們在祂自己父親的王國內隨侍於自己身邊;祂決心為他們贏得獲進天國的權利,祂自己甚至不惜為了此事而

死在十字架上,「這就是一個人能夠表示的最大的愛。」宛如祂個人自述:「祂可以為了祂的友伴而捨棄生命。」(約十五 13)

二、默想耶穌這些話,我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愛是多麼不夠, 顯而易見的,我並未像主愛我的姊妹們一樣的去愛她們。現在我 已理解,所謂的完全的愛,就是容忍別人的短處,對他們的軟弱 處毫不見怪,即使在他們的心性中只找到那些許可取之處就大為 高興。但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將愛心鎖在心靈深處是無用的。 耶穌說:「一盞燈並不是要點著了放在斗底;那要放在燈檯上, 使整個房子裏的人都得到光亮。」(太五15)我想這燈放在燈檯上, 是為了發生仁愛之光;而它射發出的愉快光輝並非只為了照射我 們所愛的人;而是為了整個房子裏的人,毫無例外。

主在心中活出爱

一、愛人如己--是耶穌在降孕為人前提出的一條誡命;祂瞭解每個人的愛己的心念是多麼有力的一種動機,除此而外,祂更不能找到更高的標準來稱這對鄰人之愛了。但這並不是耶穌授與祂門徒的新的誡命,祂另給了人們一條新的誡命,意義更為明顯,(約十五12)我並不能恰如愛己似的來愛人;我要像耶穌愛他們一樣的來愛他們,並且直愛到天地終窮之時。

親愛的主,你從未要我們去做力所不勝的事,你能比我自己 更清楚的看出,我是多麼的軟弱、多瑕疵;如果你對我說,更愛 我的姊妹們如同你之愛她們,那意思定然是,你必是在我的心靈 深處來表現對她們的愛了,一一你知道,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 我才能實踐這條誡命。如果你未曾給了我一種恩寵,使我具有這 份愛力,那就談不到這條新的誡命了;這誡命原是要證明:你要 透過我來愛一切你要我愛的人,我是多麼的高興接受它啊。

二、當我實踐愛之德行時,我時常有一種感覺:耶穌是在我 裏面行出愛心了;我和祂連結得越密切,我對諸修女無分軒輊的 愛越強烈。當我要使我的這份愛更為熱烈時,我該如何做法呢? 當魔鬼要我去注意一些我並不覺得太可親的修女們的缺點時,我 又該如何來抵擋呢?那時候,我就會趕快提醒自己,專去想那位 修女的一切長處,一切善意。自然,這次她犯的一些過失是被我 看到了。但怎知她不是經常極力克服這些缺點,而屢次致勝過呢, 只由於她是過份謙虛,不肯使我們知曉?

凡事容讓別人

- 一、我們認為別人的過錯,實際上也許是可讚美的行為呢--那完全看個人的意向如何了。關於這一點,我自己在一件小事上曾有過一次經驗。那是正當休息的時候;那時已搖過兩次鈴了,那表示就要打開大門,讓工人們把預備裝飾聖誕馬槽的樹木搬運進來,親愛的院長,那時你未在那裏,我在那休息的時間內就覺得沒有什麼興趣。並且我想那工作對我很適宜,如果我能被派去做個特別的助手就好了。副院長真的就召喚我以及我身邊的那一位修女了;我們兩人當中有一個可以去。於是,我立即開始收拾我所做的針線,但我故意慢慢的收拾,為了讓那個修女先收拾完畢,她好去。我想,她或許願意到外面幫忙去。一位管理我們的修女站在那裏,笑著看我們,當她看到我最後才收拾好立起身來時,她說:「真是一輛慢馬車!這次妳的冠冕上沒有特加的珠寶了。」自然,所有的修女們不明白我的用心,以為我是個自顧自的人呢。
- 二、我簡直無法對妳描述,這些小事對我有多大的好處,使我更能容忍別人的過失!另外還有一件事一一那對減少我的虛榮心頗有好處;當人們誇獎我的時候,我不禁自語:「當我想做一件善行時,她們往往認為那是我的過錯;她們認為是我的長處的,想想也真沒有味道,安知那不是我的過錯呢?」我又引用保羅的話自解:「至於我,受到你們的判斷,或別人的判斷,我完全不拿著當一回事,連我自己也不判斷自己,雖然我自覺良心無愧,但並不能因此而成為義人,有能判斷我的,就是主。」(林前四 3-4)什麼是最好的方法,確實保證天父將從寬判斷你的一切一一或者全然不判斷你呢?啊,我竭力使我的心中但存仁愛;主不是曾說過嗎?「不要判斷他們,不然你自己也將受判斷」?(太七1)
 - 三、親愛的院長,看到了剛才我寫的這些,妳或許以為實踐

愛的誠命在我沒有什麼困難吧?啊,幾個月以來,實踐這一項美 德似乎不像以前需要自我戰鬥一番了;但我並非說我已是德性完 全,毫無過失,我的缺點是太多了,以致時犯過咎!我的意思只 是說,我現在於犯過後再重新振作起來,在我已並非太困難的事 而已。我對抵抗誘惑一事,的確還沒有多大困難,天使們是站在 這一邊護衛著我;在一次大的勝利之後,他們不忍看我被征服, 關於這事,我就要說給你聽。

包容不可爱的人

在會中有一位修女,委實使我憎嫌,她那做作的態度,做作的談話,以及她的性格,使我無法喜歡她。但她是個有德行的修女,主必然非常的鍾愛她;因而我也不可由著自己的性情不喜歡她。我提醒自己說,仁愛並非只是一種細膩體貼的情感,是要見諸行事的。於是我決定像對我最喜歡的人似的來對她。每次我遇到她時,我總是為她祈禱,為她的美德與功勞而讚美,而如此巧妙的塑造人類靈魂的耶穌,並不欲我們對祂的創作不讚一詞?一一祂要我們循著這個方向走去,直到我們達到了祂所選擇居住的內部聖殿一一心靈,且對其美麗發出讚嘆。但我對那位使我極感不快的修女,不僅多多祈禱;並極力想以愛心來相報。當我想與她反唇相譏以折服她的時候,我卻盡力做出和悅的笑容,並極力想法改變話題;《效法基督》這本書不是告訴我們:讓別人遑其雄辯,遠比去駁倒他們為好嗎?在休息的時間以外,工作完畢的時候相遇,當我內心的矛盾過於強烈時,我總是悄然遁走。

我對她的觀感她毫無所知,更絕未理會我為何如此做法;末了,她自以為她的性格使我願意親近她呢。一次在休息的時候,她滿面春風的向我說:「德蘭修女,我願妳告訴我,我的哪一方面使妳對我感到愜意了?不論什麼時候我看到妳,妳總是對我欣然而笑。」啊,自然啦,她真正引動我之處是隱藏在她靈魂深處的耶穌;耶穌使最難下嚥的東西甘美可口。我只有向她說,見到她時總使得我發出快樂的微笑——自然我並未說明這快樂完全是屬於理智方面的。

不為自己辩解

我曾經向妳說過,我之能不打敗仗,獲得勝利,我的最後之 策只是悄然遁走;甚至於在我入修院初學期間,我也常常試著這 樣做,且常常生效。我要告訴妳一件這樣的事,那一定會使妳覺 得很有趣。一日早晨,妳的支氣管炎病又犯了,我悄然的向妳屋 子走去,我是要去送還鎖聖餐柵欄的鑰匙,因為那時我正管理更 衣所。在我的內心深處,我深自慶幸能有這個機會可以看到妳, 當然,我格外小心,不使我的外表顯示出我的心情。有一位修女 正好看到我了,恰巧她是很鍾愛我的,但善良的她怕我會驚醒了 妳,於是,她就拿過我手中的鑰匙,我怕我自己為了怕失去這個 好機會而和她爭辯起來,我就很和悅的向她說,我和她一樣的擔 心驚醒了妳,但是交還這把鑰匙乃是我的責任,自然,我現在已 經明白渦來,如果我任她去,那我將表現出一種更好的精神;她 是一個年輕的修女,但較我為長。那時,我卻未能有這種想法; 我就跟著她想走進妳的屋子,而她一把將門拉住了,使我無法進 去,結果我和她所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我們做出的聲音驚醒 了妳,而我就也進去了。

當然,事已至此,我是那個禍首,而受我連累的那位修女開始絮叨不已,說明這事的責任該由誰來負:「是德蘭修女弄出了響聲!啊,她真夠執拗的!」我這方面當然會有不同的說法,我很想為自己辯駁,但很幸運,我的心頭閃過一種極明智的想法一如果我張口申辯,我的內心還能保持寧靜嗎?同時,我覺得自己受到這樣的攻擊,我唯恐把握不住自己了,我不見得能再沉住氣一言不發;唯一的上策就是走開。說時遲那時快;我掩旗息鼓,退出疆場,讓這位修女自己在那裏滔滔不絕;那使人不禁聯想起卡梅拉對羅馬的詛咒,我的心跳得好緊,我無法走得更遠,只有坐在樓梯邊,玩味著我「雖敗猶榮」的戰果。院長,那並不夠勇敢,不是嗎?但我覺得,自知潰敗難免,莫如不戰而退。

摘自:小德蘭《回憶錄-第三十四章》

甘苦與共

施 寧

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裏

那些在熱戀中的人,盼望能時刻與愛人在一起。同樣,那些愛耶穌的人也盼望能親近祂。耶穌往那裏去,他們也往那裏去,耶穌也報答他們的愛。祂說:「……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裏……。」(約十二 26)意思就是要與他們在一起。愛耶穌的人將在天上分享祂的生命——一個充滿榮耀、權能和屬天福氣的生命。倘若我們是真的愛主,我們在世的時候,也能分享祂的生命。

耶穌再三呼召那些屬祂的人跟隨祂,走祂在世所走的路。「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約十三 14)「……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太二十 26、28)耶穌說這些話,呼召我們跟隨祂,走仁愛謙卑的路。祂又說:「學生和先生一樣,僕人和主人一樣,也就罷了。人既罵家主是別西卜,何況他的家人呢?」(太十 25)「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說的話,僕人不能大過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約十五 20)「我所喝的杯,你們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們也要受。」(可十 39)

那些與主同行的人,也在地上和祂一同受苦。耶穌在世上背著祂的十字架,不是偶然一次,而是一生背著它。因此,祂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十六 24)祂又說:「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十四 27)這就是門徒證明自己愛耶穌的方法:無條件地選擇跟隨耶穌,和祂同走祂的路。這不是單單記念耶穌的受苦這麼簡單。愛耶穌不只是認識到祂在世時所受的苦難,也要分擔祂今日所受的苦,因為祂是永遠活著的基督。

新娘若深愛新郎,那麼即使路途崎嶇,她也必跟隨到底。她

既不問路途是否難走,也不問前面有什麼困難。她只知道她與新郎同在,她要分享他的生命。愛驅使我們分擔愛人所要忍受的痛苦。能為愛人解決困難,實在是無上的光榮。「過來人」都知道這樣的經歷非常可貴。

只有一件事使愛人憂傷,就是與所愛的人分離。這是最大的痛苦。當我們與愛人在一起時,也許會經歷到一些苦難和失望,但比起分離的痛苦,便顯得微不足道了。我們若看見愛人受苦,很自然地會立刻想法子分擔他的苦難。這正是歌劇費黛里奧所要表達的主旨:當那個丈夫被囚在監裏時,他的妻子總是坐立不安,直至她找到混入監牢的方法。倘若人的愛是這樣,那麼,當耶穌的愛充滿我們內心時,我們對祂豈不更應該這樣嗎?

愛主的門徒想到主作嬰孩時,睡的是又硬又冷的馬槽;長大成人後,又被釘在十字架上。他看到主耶穌是何等的貧困、卑微、無助和黯然,他便立刻為自己舒適的生活而感到不安。他要像保羅在腓立比書所說的,「以基督的心為心」。耶穌為我們而變得貧乏,因此我們也必須拋棄地上一切財物,經歷貧困,才能真正親近耶穌。

門徒知道耶穌是榮耀的主,是世界和人類的創造者,但他也要知道祂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木匠的兒子,祂在世時不過是一個既無名譽地位,又不斷受法利賽人欺侮的旅行傳道者。真門徒看到這些,就會盼望學效耶穌,與祂同走這條艱苦的路。在他的工作和生活圈子裏,他不會求名譽、地位和權力,反會選擇貧窮平凡的生活。

「起初的愛」使我們真心真意地盼望與耶穌同走貧困卑微的 道路。人只要領受了這愛,即使他生活富裕,地位崇高,他也會 放棄一切。

有一次,一位教師被神呼召,要跟隨祂走貧困卑微的路,去 服事窮人中最窮的人。這位教師很有才幹,因此在她的行業中很 受人尊敬,她還有一筆可觀的退休金。她的身體健康不大好,因 此學校的醫療津貼和退休金對她相當重要。但她愛耶穌,知道祂 正等候她走另一條路。

她選擇了耶穌的路。她辭去教職,放棄了醫療津貼及退休金,

加入姊妹會。她在房屋發展區的一所幼稚園工作,那裏的小孩都是非常窮困的,而她的工作也很艱苦。她有服事「窮人中最貧窮的人」的愛心,她得不到任何報酬,反而要與其他姊妹一同憑信心,仰望神供給她們一切需用。因著愛主,她滿心歡樂地奔走這路,並且成為多人的祝福。

受苦之路

耶穌的路,不單是貧困卑微的道路,更要成為受苦的路。門 徒必須仰望他所愛的這位主,看著祂被人戴上荊棘冕,手裏拿著 別人用來戲弄祂的權杖,被人吐唾沫在臉上,受盡戲弄和辱罵。 即使到這地步,真門徒仍不離開耶穌。愛藉著苦難催逼我們心甘 情願地與主同行。人或會排斥我們,辱罵我們,破壞我們的聲譽, 因為我們毫不妥協地走耶穌的路,但我們仍然跟隨主到底。

愛主的人看見主背著祂的十字架,走向各各他,沉重的十架 一次又一次地把祂壓得支持不住而倒下來。只有一個人在路上幫 祂背十字架,就是古利奈人西門,但他是被迫的。今天,耶穌仍 背著世人的十字架。祂要拾起門徒撇在一旁的十字架,自己親自 背上。真門徒見到這樣的情景,愛主的愛就在他裏面產生一個熱 切的盼望。催使他要在這件事上和耶穌一同受苦。他會說:「把 十字架放在我身上吧!我會滿心歡喜的背負它。」他彎身承受神 放在他肩上的重擔,為著能與他所愛的主在一起而天天獻上感謝。 他知道當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時,他就與主緊密地聯合起來。但多 少時候,我們拒絕了祂,不願永遠跟隨祂走受苦的道路。

在耶穌周遊各地傳福音的歲月中,門徒一直與祂在一起。不錯,他們為愛主的緣故,拋棄了一切,與祂一同過清貧的生活。但他們的愛還是不夠,還不是真正的新娘的愛,因為他們願意與主同甘共苦的程度仍是有限的一一他們並沒有打算和祂一同受苦。耶穌在受難前曾說:「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在哪裏。」但當祂受難時,在眾多門徒之中,祂能夠找到那一個呢?在黑漆的客西馬尼園中,他們全都睡著,留下耶穌獨自一人;當耶穌被人捉拿時,他們四散奔逃;當祂被人綁著帶去見該亞法時,也沒有

門徒公開承認祂,只有一個門徒在法院裏遠遠的站著,觀看審訊, 而且還三次不認祂。法院五次聆訊,耶穌都是孤單地站在法官面 前。當祂被鞭打,被人戴上荊棘冕,背十字架出外時,沒有門徒 維護祂。在十字架前只有一個門徒,就是約翰。

也許他們後來會想起耶穌說過的話:「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在哪裏。」這句話猶如利箭穿心般控訴他們:「當苦難臨到你時,我們竟然棄你而逃!」也許這句話成為他們日後的指引。他們的悔改帶來了他們對主真正的愛,這句話時刻提醒他們跟隨主。結果,他們與主同走十字架的道路,面對苦難、逼迫和死亡。因此,在天上他們要再次與他們所愛的主在一起,在祂的榮耀中永遠與祂同住。

今天,耶穌要尋找愛祂的人,就是那些堅定地留在祂身旁, 像耶穌復活後緊緊跟隨祂的門徒一樣,而不是那些在祂有難時便 棄祂而逃的人。

只有那些愛主的人才會渴望過門徒的生活。不論何時何地, 他們都願意跟隨祂,與祂親近。他們不能沒有耶穌而活,他們又 認識到哪裏有耶穌,哪裏就有生命。縱然是在憂傷苦悶之中,耶 穌仍是喜樂的泉源,祂就是喜樂、和平、滿足。

苦杯的奥秘

那些與耶穌同走十架道路的人,發現了一個最大的奧秘:高價的珠子,就隱藏在苦杯的杯底,在苦難中,真實而深摯的愛會受到考驗。神的靈會向我們啟示祂的心意,祂的愛和祂所受的苦。祂愛我們,賜下愛子為我們而捨命,但以愛相報的人卻很少。即使是祂的兒女也不愛祂,實在叫祂何等傷心。以色列人的頑梗不信令祂感到悲痛,基督身體中的分裂,也令祂痛苦不堪。

愛神的人發覺神的痛苦成了自己的痛苦。作為耶穌的門徒, 分擔祂的苦難、責任和重擔,是他們的光榮。當他們看到親愛的 主受苦的時候,便渴望幫助祂,盡力和祂分擔苦難的重擔。因此 他們能與使徒保羅同聲說:「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西 — 24) 為什麼保羅在苦難中仍能喜樂?一個人又怎能為苦難而喜 樂呢?保羅歡喜快樂,因為走耶穌的路是他的光榮。這條路充滿了貧窮、卑微、貶辱、咒罵和逼迫。然而,置身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保羅仍然滿有喜樂,因為他是為耶穌的緣故而受苦。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在羅馬書第五章 3 節稱讚苦難的價值,因為他知道在苦難中他能幫助主,安慰祂的憂傷——就是祂為教會的缺欠不全而起的憂傷。因著所受的苦,他能幫助教會達至完美。「……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西一 24)

受苦的特權

耶穌給了門徒一個很大的權利,這權利是特別為愛祂的人保留的。主信賴我們,將祂的心意向我們顯明。祂的新婦非經歷過苦難憂患,不能達至完美,得著祝福和榮耀。(腓三 10-12)因此,祂容許門徒藉著他們所受的苦難,補足新婦在受苦上的缺欠。還有什麼恩典比與門徒一同受苦更可貴?(林後四 17)每一個愛主的門徒,不都應該好好利用這個恩典嗎?與主同受苦難,不是應該成為他最神聖的禮物,成為他全力看守,任何東西也不能用來交換的財寶嗎?雖然聖經多次清楚提及這點,但發現這珍寶的人卻不多。然而,愛主的人會熱切地盼望得到這珍寶,因為真誠的愛必然驅使我們獻上一切,分擔愛人的憂患和苦難。

可是,我們對主的愛,以及我們因這愛而作的犧牲,許多時候都蒙上了一層薄紗。神與人之間的愛是一個奧秘。在以弗所書保羅論到這種婚姻關係相似的親密契合說:「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林前十五 51)「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弗五 32)愛耶穌的人才會有改變的身體,並且永遠與祂同在。

聖經裏只有幾處經文提到這些事。使徒保羅說他被提到第三層天,(林後十二 2)又好幾次提及他為了其他靈魂的緣故而受苦。(林後十二 15、腓二 17、西一 24、提後二 10)在加拉太書第六章17節,保羅說自己身上帶著主耶穌的印記。保羅完完全全的與耶穌的苦難聯合,神在祂的靈魂和身體上都留了明顯的受苦印記。作為一個僕人,他的主人在哪裏,他也在哪裏。他時刻與耶穌同

走受苦的道路,並且不斷為此作見證。(林前四17)

苦難中愛之契合

今天有誰認識到苦難中的契合,就是我們與主的愛的契合? 有誰知道,為了蒙神揀選,也為了可以承受永遠的福氣而受苦, 是怎樣的一回事?又有誰知道,為了使教會達致完善而受苦,是 怎樣的一回事?有誰會為了教會的缺欠和紛爭而感到痛苦?有誰 能夠因為自己所受的苦,使教會得以建立而感到喜樂?我們還沒 有經歷過極大的苦難和試驗,但我們中間有誰曉得利用每日的機 會來嘗試受苦?

主後的最初幾個世紀,受苦的心志仍存在許多愛耶穌的門徒心中。他們對主「起初的愛」仍是火熱的,這種愛的力量驅使他們為主犧牲,也是祂的教會,祂所揀選的人而犧牲。這些愛主,以受苦證明自己對主的愛的人,成了建立基督教會的種子。這樣的人在教會歷史中一直都可以找到。他們有火熱愛主的心,甘願與主同走這路,並且透過與主同受苦難,為教會帶來福氣。

在俄國革命時,我們看到不少這樣的例子。較近期的例子是 舒拉特牧師,他的生和死都見證出這樣的愛。因為他勇敢地維護 神的真理,得罪了第三帝國的領袖,結果在波根華德集中營裏痛 苦地去世。他一直沒有偏離苦難的道路,也沒有為自己的遭遇尋 求解脫的方法。只要能夠向同監犯人傳福音,他甚至願意忍受酷 刑,視死如歸。苦難使我們與主更親近的經驗,可從他的日記中 看到一點點。他在日記裏寫道:「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刻,使我們 與主更親近,為此我們要獻上最大的感謝!」

今天,神仍在等候這樣忠誠的愛,等候我們甘心情願地去受苦——特別是我們這些信主的人,因為末世已經近了。

摘自:愛祂-第七章【蒙馬利亞福音姊妹會應允刊登】

愛的教育法(五)

鮑思高

表示你們對他的愛

有一天鮑思高在羅馬的一條街上遇到一群小流氓攔住去路; 他們有意要捉弄一位神父。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那位就是鮑思高。 他們故意形成一個關卡口,引他進入其中,這樣就可以嘲弄他了。 鮑思高若無其事地來到他們跟前,接著做了一個非常有禮貌的舉 動;脫下帽子問說:「你們各位准許我經過嗎?」他用大的禮貌 說這話,並帶著微笑。那些小流氓立刻啞然無聲,他們因見鮑思 高面容上露著慈祥的微笑,都驚訝得呆住了。

「當然!可敬的神父,請經過吧!」他們明白鮑思高愛他們。 巴斯加曾說:「愛的首先效果是啟發一種極大的尊敬。」

教育青年確實是一件最重的責任,也是一個不簡單的本份。 誰真願成為優良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做些什麼呢?最要緊而又最 重要的條件即是愛。鮑思高在他所編的祈禱手冊《青年袖珍》的 序文裏寫道:「我可愛的青年,我全心愛你們;只要你們是青年, 我就永遠愛著你們。」

青年人所需要的那種愛可以總括在下面這幾句話裏:「可愛的青年,我愛你,並非因為你做了某事,或你不曾犯某種過錯,相反的,我愛你,就是因為你是你。」這就是所謂無條件的愛。這種愛使人心甘情願地去做任何事,而不怕遭遇任何挫折。

一、當你對青年們所做的事不贊成時,就算他們確實做的不對,但也不能否定了他做這件事的本身價值。在父親方面,如果他因為兒子確實做錯了事而責備他,然後擁抱他說,非常喜歡他,這並沒有什麼矛盾:他責備兒子就因為他愛兒子的緣故。所以這種做法將立刻為青年所接受,而且他們也能迅速地明白。

- 二、讚美青年本身的優點勝於讚美他們行為的成功。從事教育工作者常遲於讚美那做了一件有功勞行為的孩子,事實上當孩子盡了全力而沒有成功時,他應該受到更多的讚美和更多的同情才是;或是孩子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做,而不幸無意中犯了錯誤時,同樣也應該受到更多的讚美。
- 三、表示你們對他的愛。單內心愛他們是不夠的,你們應該 把這內心的愛,表達出來,使孩子們知道你們對他的愛,而且要 感覺到這愛的存在。這是鮑思高一再提及的觀念。想表示你們對 孩子的愛,大部份只要一個微笑就夠了。為達成此目的,有時卻 必須用無數的行動來表示,不過多半只是一些微小的行動而已。

幫助青年渡過危險時期

鮑思高剛開始照顧青年時,沒有可以供青年遊玩的地方,所以每個主日,他總是帶著青年們到杜林城外的草地上玩。有一個主日的傍晚,鮑思高正帶著青年們遊玩時,發現一個十五歲大的孩子,站在籬笆外面。從孩子臉上的表情,看得出他很想跳過那低矮的籬笆,來和這邊的孩子一起遊戲,但是他不敢那麼做。他的臉顯得憂愁陰沉,站在籬笆外注視著其他孩子們遊戲。鮑思高看見了,就走近他,並向他詢問了幾個問題,然而孩子卻一句也不回答。鮑思高真有點懷疑他是個聾子,而想用手指比劃來向他通話。他最後又做了一次嘗試,他一面撫摸孩子頭,一面問道:「可愛的孩子,你到底怎麼啦?可以告訴我那裏不舒服嗎?」孩子用一絲輕微的聲音開口說:「我餓死了。」

鮑思高立刻派人去取麵包和一些其他的東西來。當這孩子吃 飽後,鮑思高又來慰問他。原來他是個移民的孩子,本在一家鞍 匠店裏當學徒,因為和老闆鬧的不愉快而被開除了。昨夜就睡在 主教大堂門前的石階上。醒後,一直被飢餓所迫,想去偷東西來 充飢。他本來想幹一件犯法的事;這樣,他可能要被關進監獄裏。 就在此時,恰巧他遇見了鮑思高。這孩子不僅需要物質的麵包, 更需要人家的瞭解。鮑思高瞭解他,因此救了他。 十五歲,是一個危險的年齡。從十二歲到十五歲,孩子經過 一個波動不定的時期。他的面貌直到十二歲還是俊美的,而今將 顯得粗糙,黯淡和走形了。

一、跟著和諧的童年期而來的,是笨拙的青年期,大人容易原諒一個孩童的無禮,卻不易原諒一個滑頭滑腦的青年。因為孩童無知而可愛,青年則自負而粗魯。

「我不容許你用這樣的態度來命令我。」受到責備的青年竟 敢向自己的媽媽這樣大吼。他屢次辱罵母親,然後重重地關門而 去。媽媽難過,心裏煩亂地想著:「他就這樣以怨報德!」不到 一個小時,媽媽專心料理家務,忽然有兩隻充滿親情的手蒙她的 眼睛,接著聽到孩子喊道:「媽!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嗎?我好餓, 快餓死了。」媽用一種無情的態度回答他。孩子哭了起來,同時 自己認錯道:「我知道錯了。媽媽,都怪我的脾氣太壞。」一切 的不愉快都因孩子的認錯而消失。

再過半個小時,媽媽若又拒絕了他什麼要求時,孩子就又大叫起來:「我要離開這個討厭的家。」他再次重重的關門而去。他好像想打破一切傳統的規矩,反抗一切的人。為父母者及從事教育工作者當知道,他在這段期間固執得像一個三歲的嬰兒,甚或像一隻驢子,更應該知道,最危險的是,他雖已聲明離別童年的天堂,可是卻沒有準備好去踏入大人的世界。這時他內心感到萬分的矛盾。「任何人都有一些作為,只有我一無所成。」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在受到了重大的打擊時也會這樣說。

二、青年時期是孩子攻擊一切以前所崇拜過的偶像的時期, 他喜歡破壞社會秩序。有些父母,在這個危險時期不再理會自己 的子女,而聽讓他們去自投羅網。這樣的做法使孩子覺得自己被 父母遺棄了。但是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故,雙方都將同時受到嚴重 的傷害及痛苦。大部分母親不瞭解孩子離開她一段時期,是為了 以後能重新獲得她的愛,不過是所用的方式不同罷了。一般的母 親都會失望地嘆道:「我的兒子侮辱了我!」

三、這是三個難以渡過的年頭。孩子在學業方面日見退步,

他在家庭裏變成一個陌生人。

孩子顯得自大和野蠻。但是當黑夜來臨時,這個傲慢自恃的少爺開始為自己的懦弱無能而感到害怕,因為他無法管制自己的行為和言論。如果這時母親像往日一般地撫摸他的頭,他就會喊道:「放下你的手,我不能再忍受這樣的事。」他寧願因自己過份無禮而受罰。這時候,他確實需要一位父親或一位從事教育工作者來同他談談,就像鮑思高一般,用瞭解他和最尊重他的態度去開導他。他需要父親坐在他的身邊對他說:「我的孩子,我瞭解你,我知道你內心所發生的衝突,就好像我在你這年齡時,曾經發生過的一樣。」他需要父親信任他,他需要父親在被他無意中得罪時,能保持緘默,因為孩子處於這種情況中時,希望父親能以沉默來回答他。

四、對女孩子而言,同樣也有她們危險可怕的時期。為父母者對青年心緒不定的時期,對她們愚蠢的玩笑,以及她們因傷心而流淚的舉動,應該泰然處之,並加以容忍。青年期的女孩常顯示一種反常的固執:她們喜歡有秘密的或不正常的友誼關係,她們變得懶惰,喜歡幻想,樂於閒談,或情緒低落。但是,她們的內心實在是痛苦和懼怕的,她們裝出糊塗的樣子來隱瞞自己的懼怕,事實上,她們也極希望人家的瞭解。

五、那一晚,鮑思高慈祥地把手放在一個十五歲的孩子頭上 說道:「可愛的孩子,你有什麼不對嗎?告訴我,你覺得不舒服 嗎?」那孩子打破沉默回答說:「我餓了!」

十五歲是危險的年齡。孩子盼望別人了解他的饑餓。那些看來似乎不需要愛,實際上是最需要愛的。

摘自:愛的教育法-【卷一教育是一種愛的工作】

寶石與玫瑰

■巴布・強生

「當那日,耶和華他們的神必看祂的民如群羊,拯救他們。 因為他們必像冠冕上的寶石,高舉在祂的地以上。」(亞九 16)

我們的教會乃是流動式的在大街上。無論我們走到哪裏,都 會看到神的作為。當我進入這一職事,獲得了祂的應許;將舊金 山這個城市交給我們。不過,祂的應許是有條件的。

「假如你能把地獄的垃圾,像對待天堂的寶石那樣,深愛我的兒女,我就把這個城市交在你手裏。」

這就是祂的條件跟應許。於是當我在舊金山的大街上事奉時, 便求問祂,我怎樣才能增加我的資本?我怎樣才能接觸更多的 人?結果,我們一切主動出去接觸人們的構想,就是來自神的啟 示。祂告訴我,該做何事才能對大街上的那些人有意義,有幫助, 以致有回應。

我們開始由灣區坐捷運來到舊金山市區裏。帶著的是幾紙袋的三明治,和幾暖瓶的熱咖啡。在路邊就開始了主日學;當時,只有一把椅子,和一架伴唱機。後來,我們在大街上主動接觸人的職事,演變成為一輛如商用提供熱食的旅遊車;如此一來,可以讓更多的人吃飽。那時,在我們的諸多計劃中,竟有五十到一百名義工參與發展「聖經俱樂部」。

我們另外還有一輛理容車,如此我們可以接觸更多的那些愁苦而髒兮兮的無家可歸之人;為他們理髮,修剪鬍鬚,洗頭,順便向他們介紹主耶穌那充滿憐憫的撫摸。

有一天晚上,在預定的行程中,我們的理容師不克參加事奉, 而我想我曾經剪過狗毛,可以權充一下理容師;洗個頭有什麼難 為的?

當晚,頭一個進來的,是一個喝得爛醉的男子。我想,這樣可好,不管我在頭上的功夫做得多差,他大概都不會留意。於是,我請他坐下,放輕鬆些,便為他理髮。

維納是當晚進來的第二位客人。她只有一條腿,另一條腿在 數年前被前男友開槍擊斷。為了節省開支,她現今已改吸海洛英 了。維納是一個坐在輪椅上,從垃圾堆裏撿食物以求活命的人。 她將輪椅移動到車裏,說要洗個頭,而我說我非常願意為她洗頭。

但她又問:「你能為我洗兩遍嗎?」

我說:「當然可以。」當我將她頭髮裏的汗垢以及打結的髮 絲洗淨之後,便對她傳述耶穌基督的故事。可是她順口便那麼一 說,請耶穌快來為她洗一洗,進入她的生命,洗淨她的罪,以及 在大街上那種流浪生活的絕望。

外面天氣很冷,我不要她濕著頭髮出去,所以又加倍的為她 將頭髮吹乾。

當我為她吹頭髮時,她已睡著了。而我這時,也魂遊體外。 那實在難以想像,在你手裏還拿著吹風機時,竟能進入一個 異象。

我去了天堂,看到有數千人在那空曠的廣場上閒蕩。大約距 我五十公尺遠的距離,有一位女士,就在那瞬間,我們的眼神相 遇。對方認出了我,向我跑來。她又蹦又跳,緊緊摟住我。

「還記得我嗎?」她問道:「那天晚上,在你們的理容車裏,你為我洗頭,並講述耶穌的故事?我因為那天晚上,我才能站在這裏。我真要謝謝你。」

只是一瞬間,我又回到了我的身體,異象已過,吹風機還開著,懸在半空中。我眼中充滿了淚水:「噢,父啊!在今後的兩 週內,頂替那個人,我還要做理容的事。」

由於這個異象,我如今有了新的看法:神給我們的,還是大街上那些無業遊民,而是祂的寶石。在大街上事奉是相當困難的。有時我們要跟神工作二十四小時。但當最艱困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像維納和巴布這一類的人。他們都是值得紀念的寶石。我偶爾也會想起這些故事,以提醒自己:他們都是神眼中的寶石。

巴布是一個酗酒,無家可歸的越南退伍軍人。由於殘障,他 必須坐輪椅。有一天晚上,在我們的特別聚會中,由加州首府沙 加緬度來的一批義工,專為巴布禱告,結果神醫治了他,至少他 不再需要輪椅,可以走路。他十分感恩,便在每週五都來幫我們 佈置晚間的聚會。雖然他已蒙恩得救,但他仍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而且仍舊酗酒。不過他的確與神有了一次真正的接觸。有一天晚上,他沒有來會場,我便問巴布到哪兒去了。他的朋友說, 巴布已經去世了。不過在他死的前一天晚上,他曾說:「我們在那邊見。」

我們儘可能接觸每一個人。在舊金山的潑克街上的流鶯,都 知道我們是給妓女送玫瑰花的人。當我們給她們玫瑰時,我們會 說:「當你看到這枝花,那就是天父看你們,如這朵花一樣的美。」

有一天,我問一位年輕的黑人女孩,可否為她禱告。她拒絕了。過了一會兒,她解釋說:「我爸就是牧師。」她說這話時,有些尷尬,也感到有一點羞恥。最後,她還是讓我為她禱告。

於是,我就很簡單的為她禱告,類似這樣的話:「感謝主,你愛她。」

在下一個禮拜,我們又到了她的地盤,她卻不在那裏。我就問其中一位妓女,她去哪裏了。她們說,她不再幹這個了。她回到她爸媽那裏。主的手裏又多了一顆寶石。

那些都屬隱藏的寶石;一天晚上來到我們的聚會,但第二天 就消失了。我們曾向許多人傳福音,但結果怎樣,我們完全不知。 但另外一些人,無可否認的得到了那充滿慈愛之神的醫治;神接 觸那些人如同地獄的垃圾,卻將之像天堂的寶石一樣對待他們, 這使我們驚嘆不已。

在我們的聚會中,曾見到一位女士從死裏復活;五個人離開 輪椅,起來行走;瞎眼的人完全復明;耳聾的人完全得到治癒。

有一天晚上,一位殘障的女士同她眼瞎的丈夫一同來到我們的聚會。他們進入禱告的帳篷。當人們為她丈夫禱告,她丈夫的眼睛立刻就復明了,而她因為她丈夫能看見,異常興奮,也從輪椅上站了起來。能夠行走了。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神介入的那種時刻。當神彰顯祂的大能, 我們實在驚異寶石又出現了;珠寶開始發光;玫瑰放出屬天大愛 的香氣;而我們的熱情又重新點燃,與天父同在城市的大街上事 奉。當然,祂也要送給你一朵玫瑰。

大衛・布萊納

壹、前言

大衛·布萊納(David Brainerd)的事蹟在教會歷史中是極為動人的一頁,他是美國早期對印第安人宣教之傳教士。有「紅人使徒」之稱。他生命的每一點滴,都染著熱愛的色彩。他生於 1718 年,1741 年就讀於耶魯大學,1743 年他蒙召赴印第安人叢林區傳福音,1747 年死於肺病,時年三十。雖然他的服事時間並不長久,服事功效也未如一般佈道顯著,但他私底下的禱告生活,卻成為他真正令人感動的服事。這本禱告日記,日後影響深遠,其中包括愛德華滋在內。

在歷史中,沒有比大衛,布萊納的事蹟更輝煌光榮的記載了。 沒有其他的神蹟,比他的一生與工作更能證明基督教的真理,他 獨自一人在美洲野人所居住的荒莽地帶中,日夜與致命的疾病掙 扎,他過去並沒有照顧靈魂的經驗,大部份時間只能藉一個未信 主的土人的傳譯而與印第安人接觸,但是他的手中與心中有神的 話,心靈裏燃燒著神的火焰,多用時間在祈禱中,將心向神傾倒 出來,因之建立了神的教會,獲得了充滿了神恩典的果效。那些 印第安人有了極大的改變,從無知與拜偶像的迷蒙地步,一變而 為純潔、熱誠、聰慧的基督徒;除去了邪惡,接受而實行基督徒 的各樣職責;開始家庭禮拜;遵守主日;基督教內在性的各樣美 德,也被他們與日繼增的甜美與能力表現出來。這些果效的原因, 是在布萊納身上,而不是在於環境。他是神的人,以神為最先, 以神為最後,時時為著神。神的能力可以藉著他不受阻礙的流出。 神的恩惠,既不被他心靈所阻住,也不被他加上什麼。整個的河 道被疏濬加寬,成為神最豐滿最有能力的通道,神一切大能的力 量得以藉之灌入無望的,野人居住的荒野地帶,使之變為開花結 果的花園。如果神能找到合用的人,他就沒有不能完成的事。

大衛出生時,他的父母住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赫特福

縣(Hertford)的赫當城(Haddam)。他排行第三,弟兄姊妹共有九人,五男四女,其中他最喜歡的是弟弟約翰。大衛很早就有高尚的理想,年少老成。這也不足為奇,因為他的先祖們乃是為了順從良心,甘願捨棄一切來到一個陌生地方開始新生活的男女。

大衛乃是一個怕羞的軟弱孩子。人們總認為他永遠不會有多 大的成就。當時必然沒有人會想到在不久的將來有極大的冒險的 日子等候著他。而且儘管他體質軟弱,竟忍受了許多比他強壯的 人所不願意承當的艱苦。

但是在孩童時代的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他不敢向人吐露他內在的思想;他甚至沒有足夠的膽量向他的父母傾訴衷曲,所以他把那些時常令他困惑煩惱的問題藏在心底中。大概他從七歲時起,便思想到關於他的靈魂的問題。即連在那麼早年的時期,他便已認識在他與神之間一切都沒有和好。想到死亡,他便驚心。當他只有九歲時,他的父親(Hezekiah Brainerd)便死了。這件事無疑的加深了他的恐懼感。後來在他十四歲那年,正當從兒童期進入少年期的時候,他的母親也離世了,使他成為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他深愛他的母親,這次的憂傷許久都未平復。可能在那時侯,他深願曾把他的疑惑和恐懼告訴他的母親。然而現在已經太遲了,所以他仍舊把痛苦的思想藏在心坎中。

最使他困惑的問題是他如何能夠認識神。他曉得「關於」屬神的事,但他深信總有辦法可以認識神像一位朋友一樣。他全心全意渴望得著這種認識,然而在他的生命中總似乎有一些東西攔阻他親近神,他切望能夠曉得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又要曉得如何把它除去。由於他如此迫切渴望,所以決定每天盡力行善。

他經常到禮拜堂;花許多時間去讀經禱告,而且有意在他較大時,跟從他祖先中一些人的腳蹤在教會裏面作傳道。他想:這些事必然能夠討神的喜悅。他儘可能實行他的心願。然而失望得很,他發覺這一切沒有給他帶來預期的滿足。神似乎一直離他很遠,在他心中並無平安與喜樂。他曉得他與神之間仍舊沒有和好,他思想究竟還能做些什麼。

當他十九歲時離開赫當,到他在都拉謨(Durham)的農場工作。 他在那邊居留約有一年,在那期間他更加注意他所稱為「宗教義 務」的各項事工。他一生多數時間都有寫日記。在日記中傾吐他 的秘密思想和所作的事情。雖然他從來都沒有出版日記的意思, 但是他一生動人的事蹟,多半都是從他的日記中搜集得來。當他 在都拉謨時,在日記中寫著說:「我對我的思想言行都極嚴格、 極謹慎。我覺得我實在應該嚴謹,因為我計劃奉獻自己作牧師, 而且心中幻想我已經把自己奉獻給主了。」

雖然他曉得在追求這目標上並無任何進步,但他繼續努力討神的喜悅。一年後他離開農場,到他本城赫當教會的牧師裴斯克家中居住。他似乎是大衛向之傾訴心靈疑難的第一人,而他的指示乃是叫他要與年長的人交往,全心全意研究神聖潔的事。這只有使大衛更熱烈地朝他所已採取的方針追求。不到一年,他便讀完聖經兩次。他也更留心注意他所聽到的講章,試行把它們牢記在心,好叫他能夠私下對自己複述。他似乎嘗試了每一個尋求神的方法,但嘗試儘管嘗試,他仍舊沒有找到神,仍舊深深的不滿自己。

貳、重生

一、得救的平安與喜樂

然而有一天,一件事情發生了,使他的懼怕全消,使他焦急的尋求變為快樂的享受。在他二十一歲生日後幾個月,即7月的一個美麗的主日黃昏,夕陽的餘輝輕柔地照射在田野和樹梢上,那時大衛卻獨自散步。自然界的一切似乎極其平靜,然而在他的內在則滿了焦慮和不安。忽然有一種好像舊約時賜給先知的異象臨到他。他的肉眼沒有看見什麼,然而一種從天上來的奇妙的光似乎射進他的內心,短時間他似乎完全忘記了他自己。他所能做的只是驚異那種似乎是由神而來的啟示。一切事情究竟是怎樣弄清楚的,他不曉得。他所知道的只是,一閃之間,他認識了靠自己的努力決不能得著他所切望的東西。神用某種方法向他說話,告訴他使他與神隔絕的乃是罪;然而神已差遣祂的兒子來到世界,在十字架上死了,已經擔負罪的刑罰,所以如今神要求的乃是他

要相信主耶穌的拯救,並將他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給祂。

許久以來困擾著大衛的問題,如今終於得著了答案。他立即 按照他所領受的話而行,他的心裏充滿了喜樂。甚至那個夏日的 黃昏也顯得更美麗了,因為他用新的目光看它,沒有什麼比下面 一首美麗的詩更能正確地表達他的情緒:

仰看高空分外藍,環觀大地甜又青, 諸般色澤更明艷,未識主時目猶盲。 飛鳥之歌更婉轉,百花顏色更鮮艷。 因我已經認識主,耶穌屬我我屬祂。

二、奉獻與學習

從那日起,大衛唯一的心志乃是奉獻一生事奉基督。他所能看到的是:要完成這種心志,便須做個傳福音的牧師;但不是像他以前所想像的,要為自己贏得救恩,因為他現在曉得,這是神白白的恩惠,不必用錢買、不必付代價。他的目的乃是向那位愛他的主表示他的愛,把自己完全交給祂,也使別人認識祂。

為要達成這種呼召,他必須受訓練,所以他進入耶魯大學, 或說耶魯學院,這是當時的名稱。但是有一件事使他苦惱,他很 擔心為了研究學問,為了與那麼多同學生活在一起,他會遭遇疏 忽祈禱和讀經的試探。他深知,這會攔阻他的基督徒生命的長進。 但他決意不讓這種情形發生。所以不論他如何忙碌,從不間斷每 日的祈禱,總要設法抽點時間虔讀神的話。當他在學院中找不到 僻靜的地方時,便步出樹林中,常常很早就起來像耶穌所作的一 樣,好叫他能與他的天父交通,不受干擾。

大衛乃是耶魯大學最勤奮的學生之一,雖然他體質羸弱,但 是常常在應該休息,應該消遣的時間,仍舊孜孜不輟的讀書。至 少有兩次他因病被迫暫時輟學。他進入耶魯以後,還不足六個月, 學生中流行一種疹症,大衛乃是首先染病的同學之一。他的症狀 極其嚴重,所以院方送他回家調養。有好些日子他都沒有脫離危 險期,然而至終他漸趨痊癒,經過長期的調養以後,他才回到學 院。為了想彌補病中失去的時間,他便加倍用功,結果再次病倒, 於是他的導師勸他再回家靜養。

【註】:後來大衛在耶魯大學因為一件小的過失,他被開除學籍, 見大衛.布萊納的禱告 P.45 頁

參、青年宣教士

大衛在耶魯大學的學籍被開除以後,便到立頓(Ripton)去, 與米爾斯牧師(Mills)住在一起,在他的指導下繼續進修。雖然他 未來的希望已被破碎,但後來他曉得,在屬主耶穌基督的人的生 命中,沒有偶然的事件。

一、心志

當他在立頓時,常常思想應該怎樣使用他的生命 ,因為他仍舊想把生命用以事奉神。後來他漸漸明白,即或他不能作牧師,或許可以作個海外盲教士,最後他深信這是神為他所安排的計劃。

他不再沮喪,滿心火熱地提筆寫著說:「那時我開始發覺祈 禱的甘甜,也能夠想到為基督的緣故,快樂地忍受最大的痛苦。 假如神要我離開故鄉,到異教徒中為他們的得救問題效力,那麼, 無論遭遇任何痛苦和死亡,我都願意。」這種自白,表明他並非 尋求一個容易或愉快的工作;他唯一關心的事乃是遵行神的旨意。

當他二十四歲時,接受一個牧師協會的試驗,得著一紙證明 書准他講道。關於這一期他寫著說:「考試以後,我覺得摯愛神; 與其中一位牧師一同禱告,然後就寢,決意畢生忠誠為神而活。」

這時,他的弟弟約翰也考進了耶魯大學,準備將來作牧師。 一天,當大衛為約翰禱告時,求神使他合神使用,為神做大事。 幾年以後,那次的禱告竟得著奇妙的應允。

二、旅行講道

如今大衛到各處旅行,應邀講道,看來好像這就是他度過餘 生的方法了。成為一個海外傳教士的希望漸趨黯淡,他思疑從前 認為神呼召他要做那種工作,是否是一種錯覺。這想法使他失望。 他寫著說:「我大大失去了神差遣我到遠方異教徒中傳福音,看他們成群歸向基督的希望。」他的眼睛注視遙遠的異教徒的地方 --非洲、印度、中國。他還不曉得離家不遠的地方也有異教徒, 不久以後他要奉差遣到他們中間。那時發生了兩件事情,指引他 踏上神一步一步的引領他去擔負的工作。

三、第一次與印第安人的接觸

有一個主日,他在某教會講道。他所選擇的經文是約伯記第十四章 14 節:「人若死了,豈能再活呢?」說來希奇,有幾個紅番印第安人進到那個禮拜堂內,而且顯然懂得英語,因為當天聚會的人中沒有比他們更留心聽道的。當他說到未曾準備好便死去的結果時,大衛注意到他們越聽越不平安,越聽越困擾。他所引的經文好像利箭,刺透他們的心,使他們認識他們還沒有預備好去見神。最後他們在極度不安中呼喊出來,要求大衛說明他們怎能得救。這是大衛第一次與印第安人的接觸。神所安排的時間是最適合的,因為這事預備了他去應付生命中另一重要的事件。

不久以後,大衛收到一封信,請他立即到紐約去,為要出席 一個會議,會中將要討論在北美洲的紅番印第安人中開始一種傳 福音的事工的可能性。大衛猜想人們可能請他參與其中部分的工 作,因此在啟程到紐約去以前,邀請幾位朋友到他家中,把信讀 給他們聽,請求他們在他離開以後為他禱告,特別要求神向他顯 示該怎樣行。

四、在印第安人中宣教

那些寫信給他的人乃是蘇格蘭一個傳道會的代表們,他們籌備在紅番印第安人中展開新的工作。大衛是一位熱心的傳道人,又是一位誠實事奉神的人,這種名聲已經傳至各地,這個傳道會認為他可能就是適合做這種工作的人。他必須回答許多問題,並作一次講道試驗,那些試驗他的人都非常滿意,於是聘請他作他們的宣教士,派遣他到住在紐約、新澤西,和賓夕法尼亞各州邊界的紅番印第安人做傳福音的工作。

這是大衛生命的轉捩點,以往所有的事情都是導向這方面。 他對此深信不疑,存著快樂和感激的心情接受這委任,看它是從 神的手中領受的。

前途的問題已經決定,於是他想擺脫一切屬世產業的牽絆, 免得分散他的時間和注意力。所以他把從父親承受的產業賣去, 用那筆款項投資,以使用資助一位接受訓練作牧師的青年。

辦完了這件事以後,在 1743 年春他便向親友們告別,離開家庭和安舒,前去面對艱辛和危險。然而在他心裏充滿了一首快樂之歌,因為他有責任向那些從未聽過有一位愛他們的救主的人傳福音,告訴他們這位愛他們的救主曾為他們捨命,好叫他們能夠與神和好。

五、服事的艱難

在一年中最冷的季節,而且是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開始這種新工作,實在是忍耐力的極大考驗。他最先到的地方是考努密克(Kaunaumeek),位於濃密的森林中間。他描述那裏第一次的經歷時說:「我住宿在一束麥桿中,我的工作艱辛而且極端困難,毫無成功的跡象可以安慰我。」

處於這種悲慘的情況中,無怪乎大衛在最初的幾個禮拜中感到極其沮喪。雖然他曾計算過要付的代價,但是完全沒有料想到情形竟是如此淒涼。不過,他的最大失望乃是印第安人對福音的漠不關心。他不是曾經有過樂觀的想法,以為他們會「成群的歸向基督」嗎?對一位青年宣教士這是多麼使人灰心的開始啊!許多人在此失望的情景中,都可能放棄初衷,然而大衛沒有這樣做。神已呼召他了;他也曾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雖然他的身體軟弱,但他有一顆巨人的心,於是他以嚴肅的決心繼續他的工作。

一位宣教士最先必須做的事,乃是學習當地人民的語言。大衛顯然沒有很大的學習語言的恩賜,他實在十分費力去學習紅番的語言,特別是他們的土話那麼多。另一主要的困難是,印第安人語包涵很多音節頗長的字。

比方:其中有一部落相等於英語 Question(問題)一字的拼音是 Kremmogkodonal tootiteavreganumeouash。多麼長的一個字!它包涵三十六個字母,但是還有比這更長的字呢!有些竟多至四十三個字母。要記憶這些字,說出這些字需要多麼大的耐心阿!大衛進步得很慢,所以他不時騎馬到大約二十英哩外一位在印第安人中間工作的宣教士那裏求助。然而他一直都不能說流利的印第安人語。所以多數時間他都需依賴能說英語的印第安人替他傳譯。有一段時間,他唯一能與之交談的人乃是他的翻譯員,那人是一個聰明的印第安青年,名叫約翰 John·Wauwaumpequunnaunt。

大衛很快便發覺,紅番所以那麼懷疑,漠視他所傳的信息, 乃是因為他們曾在白種人手中受過許多的苦。所以他們自然懷疑 這位突然出現的青年白種人後面有什麼詭計。只有當他在為自己 所蓋的小茅屋——用木頭和草皮蓋成的屋子中與印第安人同住了 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開始信任他,聽他要說些什麼。在天氣寒 冷時,他會試行進入印第安人的草屋中與他們交談。但是從室內 地板中央的火盆所冒出來的濃煙使他咳嗆,所以即使他們准他進 去,他也只能稍作停留。然而他並未口出怨言,而且他常常禱告, 藉著與他們共同生活,他可以得著他們的信任。

六、孤單的日子

在那些日子中,大衛極其孤單。有一次他與一個新近從蘇格蘭高原搬來的家庭同住,但他不能與他們交談,因為他們只懂得說蘇格蘭高原的土語(Gaelic)。他們的房子乃是一座木屋,毫無舒服可言,大衛則睡在地板上。

要達到散居各處的部落,大衛必須常作辛苦跋涉的旅行,有時騎馬、有時步行。他常常要經過曠野、涉過沼澤、攀山越嶺、披荊斬棘、穿過稠密的森林、匍匐爬過懸崖峭壁。有時,他必須走十五英哩去得到麵包。假如要節省時間,減少麻煩,他只好把麵包儲存起來,到他取用時,早已堅硬起霉了。

大衛教導這些「可憐的印第安人」(大衛常常這樣稱呼他們) 的工作,需要無限度的忍耐。當他們對他的疑慮稍減時,他便嘗 試溫和地一步步引導他們得著基督的知識。他們是那麼無知,即 連最簡單的真理,也必須一再重述才能領會。

大衛在考努密克居留一年,年終時,有一些印第安人捨棄了他們的野蠻宗教成為基督徒,同時整個團體的風氣也比從前好了許多。但是這位熱心的青年宣教士對他工作的結果並不滿意。當那年末了,這些印第安人移居別處,於是大衛來見傳道會的委員們,告訴他們,他願意在另外的部落中發動新的工作。他們立即表示贊同。於是安排大衛到德拉瓦河(Delaware River)的三角洲之印第安人的所在傳福音。

肆、曠野佈道

很少人能夠像大衛一樣,為了傳福音給異教徒的緣故,甘心作那強大的犧牲。因為幾乎在他全部的傳道生活中都與朋友斷絕來往,沒有安逸的享受,常常遭遇危險,甚至很難得到合適的伙食。最壞的是,他經常患病,乏人照料。即使參孫再世,也難忍受這麼大的磨煉;像大衛那麼軟弱的身體,這些磨煉實在難以擔當,但他從未有過放棄職守的心思。攪擾他的並不是這些事;有時他也覺得沮喪,但是並非因為缺少使生活過得舒服過得容易的東西。他曉得作為一個傳福音的使者,這是應有的情形。他所以覺得沮喪,另有極不相同的原因。或是由於不滿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常常覺得對不起他所愛和所事奉的主,或是由於這些可憐的印第安人,不如他所預期的那麼快或那麼多人接納祂的慈愛和救恩,而覺失望。在他開始從事宣教士的工作以前,他曾幻想,當他們聽見福音時,會欣然接納,捨棄他們異邦的宗教,「成群歸向基督」。這事迄今仍未發生,大衛必須繼續作工,繼續禱告,希望有一天,他的夢想會成為事實。

有人說:英王喬冶六世每天都與死亡作伴同行,大衛·布萊納也正如此。他曉得在這股緊張的生活之下,他那脆弱的身體,隨時都有倒下去的可能,但是這種思想只有催促他更勤奮地作工。「我渴望能在最短期間中,完成最高度的工作。」這乃是這位百折不撓的青年宣教士內在的呼聲。他的長途旅行,消耗了他的精

力,但他從未因身體軟弱而原諒自己,而且常常利用晚上的時間旅行,好叫他能自由地運用白天的時間,全神貫注他要做的工作。

夜間迷路

但是經常在夜間旅行,有時自然難免遭遇意外。有一次他出去傳福音以後,步行歸家時,竟走迷了路。這種情形,在沒有大路、沒有路碑的原野中,是很容易發生的。當暮色蒼茫時,大衛發覺他走迷了。他遊蕩好幾小時,爬過一個又一個的巖石,攀登一條又一條的山路,下到深谷,涉過沼澤,隨時都有沉沒在爛泥中的危險。

這時大地漆黑一團,伸手不見五指,因為沒有月亮,黑雲密佈的天空只偶然閃耀著幾顆星星。在他周圍,廣漠而死寂的原野委實使人生畏,感到乏力,除了他自己的足音以外,別無聲息。假如他被放逐在一個孤島上,也不會比那時的情況更荒涼更孤寂。

想到要整夜在這片危險荒涼的地區上暗中摸索,已足夠使人心驚膽戰,何況大衛此時已冷得發抖,深覺病情沉重呢!他頭痛欲裂,痙攣時發,因此步履維艱,痛苦非常,然而他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繼續掙扎前行。

幸而當他開始覺得寸步難移時,已抵達一座屋子前。他敲門,門開以後,他請求借宿一晚。主人表示親切的歡迎,使他得著不少的安慰和快樂。次日清早,精神力量恢復以後,他重新踏上歸程,藉著太陽的方位,使他不難辨別應當採取的方向。當天下午很早便安抵家中。

大衛按照向來記錄生活事蹟的習慣,把這一次可怕的冒險經歷寫了下來,加上感激的話,感謝神拯救他脫離這次的危險。「我常常這樣遭遇危險,有時整夜露宿。但直到如今神仍保守我,祂的名是應當稱讚的。」大衛實在很有理由相信祂時常守護著他,因為在他夜間孤獨的旅行中,和晚間在樹林中禱告的時候,從未遭受惡人騷擾,也未遭受在黑暗中巡邏的野獸的傷害。

伍、翻譯員摩西・天達・陶他美信主

大衛在教導和講道時,多半仍須藉助翻譯員,因為他的印第安人語還不夠用。曾有一段很長的時期,他必須與非基督徒的翻譯員同工,但是因為他們不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所以他們的翻譯不是常常可靠準確。有時他所聘的翻譯員會失約,那時大衛只好借助一位更不適宜的臨時翻譯員,或是儘量用他不完全的印第安人語傳福音。

他渴望能夠得著一位基督徒翻譯員,但迄今仍未有信主的印第安人能夠擔任那種工作。替他服事許久的那位翻譯員,乃是他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位,而他的行為也改善了許多。從前他是一位著名的酒徒,但如今他已飲得較少了,而時常對他所傳譯的信息都顯出真實的興趣。後來大衛聽到他勸告他同族的印第安人捨棄他們的異教,歸依基督教,雖然他自己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一天,當這位翻譯員站在這位青年宣教士身邊,一句一句的翻譯他所傳的信息時,大衛注意到他似乎大受感動,大衛希望他這一次真能將他的生命交付主耶穌。但要改變一位年屆五十的人之信仰,乃是一件非常的事。當聚會結束以後,那人不發一言,悄然回家去了。他繼續作大衛的翻譯員。有一段時間對於他所聽見和所傳譯的道沒有什麼表示。但是他所得著的印象雖然似乎淡忘了一段時間,他那印象並未完全消失,最後他對罪非常不安,甚至不能睡覺。有一天,他到大衛那裏,極其憂愁,正如腓立比的禁卒一樣,他問大衛說:「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大衛也用保羅的話回答他:「當信主耶穌,你便能得救。」

異教徒對夢看得很重要,相信一切的夢都只有一個意義;在 傳福音的歷史中,向來都可以看見神用夢達成祂自己的目的。二 百年前,神就這樣對這位翻譯員說話。當他悔改時對大衛說:他 作了一個夢,夢見在他面前有一座高山,他必須爬上那座山才能 得救,但是當他試行要爬上山頂時,發覺路上有一道濃密的荊棘 籬笆攔阻他前進。他一次二次想要穿過這荊棘籬芭,然而都不成 功;最後他只好在失望中放棄。當他以為得救的希望完全斷絕時, 他似乎聽到有一個聲音對他說:「還有希望,還有希望!」這便 使他到這位宣教士那裏尋求解答。此後,他相信了,心裏滿有喜 樂與平安。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摩西·天達·陶他美(Moses Tinda Tautamy)。自從傳福有的事工之始,異教徒歸向基督,領受洗禮時,都習慣取一個聖經的名字代替原名,或在原名以外,加上一個聖經的名字,表示他們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無疑的,「摩西」乃是這位翻譯員所選取的「洗禮名」。

從那時起,他成為大衛最忠實、最寶貴的助手。不僅因為他的翻譯才能進步了許多,而且因為他如今能從自己的經歷中了解他所翻譯的信息。由於他熟悉他自己民族的習慣和宗教思想,所以他能夠揭發其中的錯誤,又由於他在他們中間過著一種異乎從前,趨於善良的生活,所以他能夠見證基督救人脫離罪的捆綁、脫離迷信和拜偶像的權力。

陸、大醒覺

大衛·布萊納對他的成就從未滿意過。他常常鞭策自己有病的身軀更加努力,常常在一天的末了,全心全意為印第安人的悔改禱告,或因自覺未曾為主多做一點工作,而請求饒恕,以致忘記進他那簡單的晚餐。有時則因晚上離家很遠,或在崎嶇的山邊,或在濃密的樹林中,或在廣漠的原野上迫切禱告,以致沒有為自己預備一個可以算為臥榻的地方。他常常除了一束乾草,幾條青綠的樹枝或一片草地以外,沒有別的東西供他那疲累的身體歇息。一塊野牛皮作床舖已算是奢侈品了!他曉得在白天炎陽下汗流夾背的滋味如何,他也曉得在霜凝露重的晚上,瑟縮顫慄於戶外的苦況多麼難受。

他是多麼孤單阿!那裏沒有設備完善,同工眾多的傳教士公所,沒有同工和他分擔工作;沒有設備來支持他的工作。他獨自擔負那擔子,在那遼闊的工場上,他是唯一的白種人。當他在極罕有的機會中遇見一位基督徒朋友時,他便忘記他的痛苦和難題,心中滿有喜樂,為了能夠有人作伴,可以向他傾吐靈裏深處的事件。

一、長期禱告

他不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夠改變印第安人。他完全曉得只有神才能做到這一點,所以他才肯花那麼多的時間去禱告,求神使他能夠作一個聰明忠心的使者,賜他合宜的說話,好叫他能夠引導印第安人信靠耶穌基督。

一個主日早晨,他有一種非常特別的責任感。他說:「當我 醒過來時,我的靈因著面前的責任受重壓。我在起床以前,向神 呼喊,當我穿好衣服以後,立即退入樹林中,向神傾吐我內在的 重擔,特別求神在我的重大工作上幫助我,因為我不能再思想別 的事。以一種毫無保留的坦誠,把我自己重新獻上給神,或生或 死,甘心忍受祂要我在異教徒中所當受的苦況,深深覺得沒有什 麼能夠使我對這種蒙福的工作灰心。」

即使在旅程中,他也利用時間求神賜福給那些他要前往傳福音的人。在一次的旅行中他說:「當我騎馬要到三百英哩外的印第安人那裏去時,我的心繼續不斷的升到天上神的寶座前,求祂同在、求祂幫助;心中希望而且幾乎在預期著,祂會使今天成為祂在可憐的印第安人中施行權能和恩惠的一天。」

他最渴望的乃是印第安人的悔改。他說,他不計較自己住在 什麼地方,也不關心自己要忍受什麼苦難,只要他能使他們歸向 耶穌基督。當他臥病在床時,常常忍不住想要去作工,好像當他 應該起來工作時,竟軟弱地留在家中一樣。他譏笑自己患病,求 神饒恕他浪費了寶貴的時間,這在他看來是一種罪。當他還未康 復時,便會勉強自己出去傳福音,雖然他不能站著講,但也勉強 坐著講解福音真理。

二、印第安人歸主

大衛在德拉瓦河三角洲逗留了一年多,用它作為一個中心點,從那裏旅行到各處的營地去。在此他開始看見他勞苦的報酬。他 所愛的印第安人較多離棄異教,歸向基督。當他看見男男女女承 認他們的罪,呼求神的饒恕時,他經歷了一位宣教士所能得著的 最大的喜樂。

對事情有了極其深刻的體會,或者得著我們渴望已久的東西

時,會使我們熱淚盈眶。這不是因為悲傷,乃是因為十分激動、十分高興,以致不曉得笑好還是哭好。大衛當時的感覺也正如此。他看著這些情景,禁不住熱淚湧流。他曾為此勞苦;為此花了很長的時間禱告。當印第安人前來問他說:「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時,內在有著說不出的喜樂。如今已有整個部落受他所傳福音的影響,以至醉酒的事大大減少了。有些部落則不再遵守像他以前曾經忽然把它停止的那種異教節禮,也不再敬拜偶像。如今潮流已開始倒轉過來;他的喜樂多過他的失望,但他還會看見比這更大的事。

這時,大衛順從傳道會的要求,移到離德拉瓦南部八十英哩的新澤西州的克洛斯威克生(cross week sung)地方去,在那裏他蓋了第三座小屋。他並非第一次到那地方。不久以前,他曾聽說有些印第安人的部落住在克洛斯威克生和它的周圍地方,所以他曾騎馬到該處看看曾否有人在他們中傳福音。他知道他們從未聽過「基督」的名字,這是他不能拒絕的一個挑戰。雖然他早已忙得不可開交,但仍舊設法探望他們好幾次,所以如今他來到他們中間居住,並不是一個生客,於是把他們的城作他傳福音的中心。

柒、屬靈的復興

一、福音的收割

不久以後,沿薩斯克哈那河的印第安人的居留地開始發生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事實上,那裏所發生的事件,乃是當時在傳福音的歷史中前所未有的最使人驚奇的事情。這些居留地乃是大衛常常探望的,就在此地,大衛的夢想終於實現,他得著了目擊紅番「成群歸向基督」的快樂。

事情的發生很突然,出人的意料之外。那時並未安排特別的 聚會,甚至大衛本人也沒有料到一種不平凡的事情快要發生,唯 一的解釋乃是神已應允了這位青年傳道人的無數禱告。因為當地 的全部印第安的居民,對他們的靈魂都生起一種極其嚴肅的關懷。 大衛如今不必試行引起他們的興趣。每當他出現時,人們便立即 從各方面聚攏而來,甚至常常不讓他有時間或機會下馬,他們圍 攏著他的馬匹,急切地要他指導得救之路。大衛高高地坐在馬鞍 上,人人可以看見、可以聽見,他看著一大群人,正如五旬節時 彼得在耶路撒冷對他們講道的群眾那樣渴慕真理;他們的問題也 是一樣:「我們當怎樣行?」

這種非常的運動,大衛稱它為印第安人的大醒覺,在 1745 年初夏開始。6 月的某個主日,他向三四千人講道。當他向他們傳講耶穌的愛並祂在十字架上擔當他們罪的刑罰時,他們全神貫注留心傾聽;大衛邀請他們到主面前接受祂為他們預備的赦罪之恩。那天所講的經文是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 10 節:「耶和華喜悅將祂壓傷。」(原文)那是一章美妙的經文,以賽亞先知在聖靈的帶領下,預言在各各他要發生的事。當他們聽見耶穌受苦的事實時,許多人都流淚,打開他們的心靈,接納耶穌作他們的救主。大衛說:「我靈歡樂,因為神喜歡藉我喚醒這些可憐的印第安人。看見我勞苦的果效,是多麼開心、多麼興奮的事啊!」

這種對福音不平凡的興趣和關心延續了好幾個禮拜,印第安人成群結隊前來聽福音,接納悔改的邀請。有時他們是那麼熱切要把自己交付基督,以致不能等候大衛到他們中間,他們圍繞著大街簡陋的房子,請求更多的指示。8月6日那天,他曾兩次被熱切的群眾所包圍。早上他們到他的住處來,下午他們在大衛通常傳福音的地方守候。向一群那麼有心聆聽的會眾講道,實在是一種非常美妙的經歷。當大衛望著他們時,他可以看出,全體會眾實際上都帶著要成為基督徒的動機而來。在這個時候,不難看見男人哭泣,當天下午的聚會結束時,有一群男人遠遠的站著,放聲痛哭。大衛到他們那裏去,想要斷定他們,究竟是否為他們的罪憂傷,他問他們想主耶穌為他們做什麼;他們的簡單回答是:「我們要祂全然潔淨我們的心。」

第二天,即8月7日,大衛再引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的經文 講道,也得著類似的結果。當聚會已經開始以後,有遠處印第安 人到來。他們一進入會場,似乎立即認識有一種超然的能力在工 作,影響所有會眾的心靈和思想。大衛寫著說:「事情實在奇妙! 當他們從周圍偏僻的地方到來時,神的靈立即抓住他們,使他們 關心他們的靈魂。」那天,又有幾個人接納基督作他們的救主。

然而在 8 月 8 日大衛目擊最輝煌的一幕。在那天,神的能力似乎可以比作一股大力的洪流,漫過大會,沖去一切的攔阻。聚會的人包括男女老幼,而且其中還有好幾年來聲名狼藉的酒徒。 幾乎沒有人不感覺需要一位救主。男女孩童把自己獻給主耶穌, 那些許多年來過著極其墮落的生活的人也悔改歸主。

大衛講述浪子的比喻。聚會結束時,大衛幫助了許多在異教的黑暗中摸索的人進入耶穌基督福音的榮耀光輝之中。他遇見好幾位是有基督在他們心中得到顯著勝利的人。其中一位是印第安人的領袖人物,他常常因自己高過多數的同族人而驕傲,主要是因為他受過相當的教育。前一天他才告訴大衛他已作基督徒十年。但他是倚靠他所認為的好行為,在他心中深深相信神非常喜歡他。如今他的自信心完全崩潰,而他認識自己正如大衛所說的那個浪子一樣,沒有什麼可以獻上。所以謙卑承認他的罪孽和過失,像一個乞丐來到神的面前,接納祂所施白白的救恩。

大衛慢慢走過那些等候著個人幫助的人們,看見有一個年紀 很老的人陷於極大的愁煩中。他告訴大衛他是一個巫醫,不僅曾 經欺騙他同族的人,引導他們進入印第安宗教的一切邪惡中,而 且曾經殺人,又是一個酒徒。如今他的良心甦醒過來,他懷疑他 的罪確是過於沉重,沒有得著赦免的希望。這便給大衛最大的喜 樂,因他可以告訴這位老人,基督能夠徹底拯救所有信靠祂的人。

這位青年宣教士說,看著這些可憐的印第安人,不久以前還「在拜偶像的節期和醉酒的歡宴中大呼大叫」,如今則哭喊著求神的憐憫,這委實是最奇妙的事!

此外還有別的非常的事件。一個年輕的印第安婦人,十分無知,甚至不曉得她有一個靈魂,當她聽到在薩斯克哈那地區有著奇妙的事情發生時,想要親自前來看看。那天,她到這位宣教士的住所造訪。大衛告訴她,他立即要對印第安人講道。這位年輕的婦人笑他,但仍舊出去聽他講道。當大衛講了只有幾分鐘以後,她已相信她有一個靈魂,而且需要拯救。講道完畢以後,大衛到她那裏,看見她正在祈禱,聲音低微,幾乎不能聽見,但是極其迫切。當他俯身聆聽時,聽見她用印第安人語說:「求祢憐憫我,

幫助我向祢獻上我的心。」

然而也有一些白種人聽見在印第安人中有一個大醒覺的傳聞。其中有些人存著好奇心前來,要看看「這位胡言亂語的人說些什麼」。他們袖手旁觀,鄙夷紅番竟也成為基督徒。但是其中也有人聽見大衛所傳的信息以後,良心自責,回家以後成為煥然一新的基督徒。

那天的結果是那麼希奇,甚至大衛也表示從未見過那樣的日子。他說,他確信撒但的國度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因為那麼多撒但的俘擄,已被釋放,歸入基督的國度。一連數小時,他都忙於個別地幫助那些需要特別幫助的人,更清楚、更簡潔地向他們解釋救恩之道。當他做完了一切的工作,可以回家時,那些印第安人的草屋在黑暗中已經顯得模糊,晚風也已經在林間輕歌悄語了。

二、歸主的人生活改變

有一件事使大衛很受感動,就是這次奇妙的醒覺,發生於大衛並未存著很大的期望,能夠看見他為印第安人的禱告得著完全的應允時。事實上,自從他在他們中間工作以來,他的希望從未如此低落過。然而這更清楚證明所發生的事不是人的作為,乃是神的作為。

1745 年 8 月 8 日雖然是他經歷中最可記念的日子,然而神的福氣並未在那時止息。他繼續看見男人、女人、孩童們,歸向耶穌基督;而且使他最快樂的,是那些承認信仰基督的人,都能以行為證明他們實在接受了永生。

一次耶穌與祂的門徒談話時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 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識你們是我的門徒了。」這些 印第安人的生活便有如此顯著的改變。那些愛救主耶穌的人,都 能彼此相愛,不再爭吵,也不再自相殘殺。

另一個真實悔改的記號,就是從前他們的良心似乎是堅硬如 鐵,不受感動的,如今成為柔軟和敏感的。一位新近悔改作母親 的印第安人,有一天早上痛心哭泣。有人問她有什麼事情使她那 麼難過,她說前一個晚上,她曾厲聲斥責她的孩子,以致她整晚不能闔眼,為自己的壞脾氣傷心。這位頭腦簡單的印第安婦人, 把她的生命交付基督只不過是幾天前的事,便已懂得有些基督徒 從來不懂的事,即發脾氣乃是罪。

此外,這些人對他們未曾悔改的親友發生了一種關懷的心。 他們在這種救恩的新經歷中是那麼充滿了屬天的喜樂,以致他們 渴想別人也能曉得。但他們明白這有關於他們活出基督徒生活的 見證。因此這些心地單純的人,像小孩子一樣來到大衛那裏,請 他指示他們基督徒當盡的責任;他立即同意這一點。在他所教導 他們的事中,有幾樣是:在貿易中要謹慎誠實,對他們的小孩子 要慈祥,要建立愉快的家屬關係。

聽眾中有一位是印第安的酋長,他曾遺棄他的基督徒妻子; 他的良心受責備,應許要回去作他妻子的善良忠實的丈夫。這乃 是為福音所贏得的一個偉大勝利,因為正如大衛所說的,幾個禮 拜以前,就是全世界的人也不能說服他在這件事上遵行基督徒的 法則。

大衛・布萊納的禱告

神所賜給教會,或一個時代最珍貴的禮物,莫過於一個活出 祂的旨意,並鼓舞他周圍的人信靠恩典的大能的人。十八世紀稱 為普世開始宣教的世紀,值得記上一筆的,是神在這個世紀當中, 給了祂的教會兩個人。他們的傳記不只見證了他們不惜生命,獻 身宣教工作的熱忱,更幫助跟隨他們的人堅信禱告的力量乃是服 事神國最根本的要素。

大衛·布萊納和亨利·馬廷的見證都有力地表明他們對神的 應許的信心,並深信禱告會加速神國的來臨。在他們之後,許多 盲教士因為他們的榜樣,信心在禱告中得著淮深。

這段見證摘自《大衛·布萊納的一生》,為要讓所有的基督徒一窺他的熱忱,且大有能力的禱告。要對讀者們說的是:小心!不要因為你讀到布萊納熱切的禱告,以及那有時很快就帶著大能來到的美妙回應而感到滿足,或甚至欣喜。這樣的欣喜使你單單滿足於知道他的事蹟所帶來的讚許和喜悅,這不會有多少益處。讀,停下來,再讀,如同在神面前一般,直等到你聽見聖靈的聲音召喚你跟隨神僕人的腳蹤。祈求恩典使你看明其中的秘訣乃是熱愛靈魂,並確信神必按著你所求的,施恩典給你所代求的對象。

讓我們特別為教會禱告, 祈求神使教會明白不禱告乃是罪, 以及當我們日夜呼求祂祝福那些仍在黑暗中的人, 將帶來有福的 盼望。

願神祝福本書的每一位讀者。

慕安得烈

聖潔的生活

布萊納過著聖潔與祈禱的一生。他的日記中滿了禁食、默想、 靈修、祈禱的記載,這是他的主調。他每日用在祈禱上的時間, 有數個鐘頭之多。「當我回到家裏,全心放在默想與禁食祈禱上 的時候,我的心靈追求治死神所不喜悅的一切,追求捨己、謙卑, 與世界一切脫離關係。」

「我與世界已經全無關係,只在其中誠實的為神勞苦工作。 我不想為世界所能給我的任何東西而生活一分鐘。」

祈禱的生活

他這樣崇高的祈禱:

「既然已經感覺到與神相交的甜美與主愛的激勵,這愛奇妙的俘擄了我的心靈,使我一切的願望與愛情都集中在神身上,我就把這一天分別出來專用在內室的禁食祈禱上,懇求神在我所要作的偉大的傳福音工作上引導我、祝福我;並求神與我同在,將祂的面容之光顯示給我看。

上午,我心裏面只有很少的生命與能力;

當下午過去一半的時候,神使我能在為朋友的代禱中,熱切 的像角力一樣的呼求;

晚上,主在祈禱中與我奇妙的同在。

我想,我的心靈從來沒有這樣痛苦。我一點沒有覺得禱告有任何勉強,因為神恩典的寶庫為我打開。我為朋友們,為靈魂的收成,為無數可憐的人,為遙遠地方我所認為是神兒女的人,摔跤祈禱。從天明半小時開始,直到快天黑的時候,我的心靈是在如此的痛苦中,以致全身被汗濕透,但是我覺得好像尚沒有作過什麼。啊,我的救主曾為可憐的人流汗如血!我渴慕對於他們有更多的愛心。我的心覺甜美,神的愛與恩典與我同在,我帶著這樣的心情入睡,將心都放在神身上。」

祈禱將奇異的能力給予他的生活與工作。

在祈禱上有能力的人,就是有屬靈能力的人。祈禱的果效永不消滅。布萊納的一生,是祈禱的一生,他畫夜祈禱;在講道以前以後祈禱;在騎馬穿過荒僻的、漫漫無際的樹林的時候祈禱; 趴在稻草所製的床上的時候祈禱;退入隱密而僻靜的樹林中祈禱。 時以繼時,日以繼日,黎明深夜,他都在祈禱禁食,將心靈向神 傾吐,為人懇求,與神相交。 他在神面前祈禱大有能力,所以神以大能與他同在。因此, 他雖然死了,仍然發聲與工作,並且要繼續如此直到末日來臨。 在那榮耀之日,他將要站在那些榮耀的信徒的前排中。

成功服事之路

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論到大衛·布萊納說:

「他的一生指明了服事神的工作上成功的正確道路。他尋求 成功好像一個兵士在戰場上尋求勝利一樣;又好像一個在競賽中 爭取獎牌的運動員一樣。基督徒的愛與救人靈魂的心,使他生命 力旺盛,他怎樣工作?常是熱切的!不僅在經訓上與教義上,在 公眾面前或獨處時有熱切的心,在晝夜的祈禱上也是如此。在內 室中與神摔跤,以說不出的歎息與痛苦禱告,受生產之苦,直到 基督在他所牧養的人心中成形。他是雅各的真後裔,整夜摔跤, 直到天明。」

禱告日記簡介

當我過去住在南非的異教徒當中時,我經常以布萊納為榜樣, 激勵自己熱切禱告,並不屈不撓地追求聖潔。當我回到英國休假, 我也經常引用他的日記,在差傳聚會中講道。每回我提及他,常 有人會問:布萊納是誰?顯出一般人對這位「與神與人同行的王 子」的認識少得可憐。接著人們會問,那裏可以找到他的書?

希望這本濃縮自他不朽的篇章的選集,能滿足人們一再表達 的需要和期望;並希望這些特別被選出的珠璣之句能吸引人注意 他那非比尋常的感情,讀這些熾燃著聖靈的篇章給人極大的震撼。

大衛·布萊納,這位燃燒著禱告熱情的人,1718年8月20日生於美國,雙親敬虔。大約在二十歲,神的靈喚醒了少年的他,他便重生得救了。之後三年,他就讀於耶魯學院,結果卻因一句不小心的措辭,遭遇極不公平的待遇。他被開除,真正的原因並非對教授的頂撞,而是對真實的信仰,一種年輕的熱望。在他的日記中,對那些曾經深深傷害過他的人,卻只表現著一種恩慈和

饒恕的精神。

布萊納二十四歲開始傳道。從 1743 年到 1747 年,他辛勞地在紐澤西以及賓州的印地安人中間工作:一段短暫而卓越的事工。然後在他未婚妻的父親,著名的強生,愛德華滋校長家中,他息了地上的工程。

由一位同情,並摯愛他的朋友來撰寫他一生的故事,並編纂 他的日記和記事,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本 書成為祝福之源,激勵了基督的全教會。

亨利·馬廷,劍橋大學一位才華橫溢的資深辯士,因為本書的影響,到異教徒中間去。並說:「如今要為神燃盡」——如同布萊納在日記中寫道:「只要一息尚存,我願成為火焰,為服事神,建立基督的國度而燃燒。」

威廉·克里,這位「印度的使徒」,不只自己深受感召,更 在指導同工時,極力鼓勵他們常常思想,在美國的荒壤地區,布 萊納如何身處孤寂,而仍在禱告中與神角力。

支登博士,一位熱誠倡導宣教事工的人,聲稱他的火炬乃是 在布來納熱情不息的祭壇上被點燃的。他描述他諾參頓墓園的一 行:當他找到一百五十年前那個聖潔的靈魂遺骸埋葬之處,他拂 開那塊簡單的墓碑上的積雪,默想這個如此短暫,又鮮為人知的 人一生,帶來何等深遠的影響。

雖然印地安人原對布萊納持有偏見,而他又不懂他們的語言, 布萊納禱告的熱情帶來了奇蹟般的改變。在森林裏禱告了八天之 後,他帶著能力來到他們面前。雖然在講道時他只能找到一個酒 鬼權充翻譯,聖靈大大地澆灌,以至許多人悔改信主。

讀布萊納的日記,我們會看到這些人身上的改變。原先他們年老、無知、野蠻、迷信、偷竊、凶殺,後來他們的行為卻跟悔改的心相稱。他們真的成為聖潔,有超自然的頓悟,簡直就是初代教會五旬節基督徒的樣式,以至於出身長老會,向來謹慎的布萊納也效法使徒時代的習俗,幾乎是刻不容緩地就為他們施洗。這獨特、不尋常的情景出現在日記裏。離他們初次聽聞福音才兩個月不到,這些異教徒便像呂底亞一般,是真信主的,且預備好要受洗。

這本日記記載了神如何透過祂恩典的器皿成就祂的作為,影響深遠。

另一個例子見於可敬的慕安得烈博士在南非的事工。他跟其他許許多多的人一樣,承認他的感動透過閱讀這本日記而來。最近慕安得烈博士在他寫給我的信上感嘆說:「這些榜樣實在是對大多數基督徒缺乏禱告和不冷不熱的生命的一種責備。」他並且建議要發行一本像這樣的小書,來喚起宣教的熱忱和禱告的熱情,特別是在宣教之友——贊助者、當地的義工、委員會、顧問團、宣教研究班等——中間,好叫他們也能在神禱告的軍團中,像一個真正的屬靈鬥士般禱告。

在南非的威靈頓,慕安得烈博士站在他的書房中,遼望著紫色的山脈,對我說道:「如果你希望布萊納的日記給你立即而實際的影響,每次只要讀三頁就夠了。」我深表同意。

在我的書桌上,聖經的旁邊放著一本小小的選集。沒有一次 我攤開之時不立即下決心要為異教徒禱告懇求,正如布萊納所做 的。因此,我出版這本選集,確信當讀者帶著禱告的心細細地讀, 會立刻帶來禱告的行動。別的文章可能論及禱告的態度和問題, 但我們的主說:「要進入你的內屋,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這本小書的價值在於:它使我們好像親眼看見了那位以行為 表明三項基督徒最大的美德的人:一、熱烈期盼神的榮耀;二、 持續追求最高度的聖潔;三、天天不斷恆切禱告。

由於版面的限制,我們無法如願引用布萊納所有的話,來說明他對神的榮耀有何等熱烈和恆切的渴慕——例如:「哦,但願我能用生命的每分每秒來榮耀神」;或如他在死前幾天所寫的:「當我想到往昔的事,想到要榮耀神,並想到為祂而活的喜樂,我的靈魂就得著更新。」

在天平上衡量過後,他捨棄了在文明社會中牧會的一個比較 舒適的生活,毅然獻身艱苦的宣教事工:「我在這裏,主,差我 到曠野那些粗暴、野蠻的外邦人中間;差我離開舒適的環境,只 要是服事你,並於你的國度有益,至死不辭。」

他當然能說:「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幾乎 在每一篇日記裏,他都流露一種對聖潔恆切而堅定的追求。這成 為:「我只有一件事。」

在日記的啟頁,他意氣奮發的寫道:「我知道我渴望神,並 渴望順服祂的旨意,追求內裏的純真和聖潔,千萬倍於我渴望這 世上其他的事物。」

另外他也呼求說:「哦,願我的靈魂聖潔,正如祂是聖潔的; 願我的靈魂純全,正如基督是純全的。」

我們可以引用一千個類似的句子,來表明他片刻不息、全神 貫注的追求。然而他的進深更像數學上的漸近線,雖然不斷接近 某一個目標,卻永遠不能吻合。他似乎有一種傳統的錯誤觀念, 覺得他命中注定無法不犯罪。我們會很希望當時有像亞居拉和百 基拉這樣的人,能更完全地教導他關於主的真理。雖然就某方面 來說,聖潔是漸進的;跟稱義一樣,它也是立即做成的,並且因 信而來。

我們不得不相信,如果他能更多應用他極少提及的那能潔淨一切的寶血,我們就不會看到那些對敗壞痛切的譴責和哀嘆,以及那些他後來稱為「罪惡的沮喪」、可怕的憂鬱和埋怨。這些都對他的服事造成阻礙。

除此之外,他對神的熱情,他對聖潔的渴望,以及他恆切的 禱告,都造成他無可抗拒的影響力。我們特別注意他最後的這個 優點。請用心看他如何經常退下來禱告,他的禱告又是多麼長久 和熱切,甚至跟約翰·傅勒徹爾一樣汗如雨下;他也跟摩西、但 以理、保羅、甚至救主自己一樣,經常禁食禱告。再注意到他如 何不斷的說:「神使我能為眾多不死的靈魂迫切祈求。」

布萊納就像那在曠野呼喊的聲音。當我們摘選他聖潔、禱告 的生活所留下,極豐富且奇妙的記載,如果不能喚起牧者、宣教 士、以及勇敢的同工熱切為生活在黑暗中的外邦人祈求,我們的 勞苦便是徒然。

華徳・西爾

我們著手摘選大衛·布萊納著名的日記,自 1742 年 4 月他在一位敬虔的牧師私塾下研讀神學開始,那時他大約二十四歲。

1742年4月1日

我屬靈的生命和熱誠似乎衰頹了。哦,但願神使我在祂面前 深深的謙卑下來!

哦,願我的靈被神的愛圍繞,願我對神的渴望和欲求加增! 哦,我至聖的神,讓我攀登向祂靠近,愛祂、渴望祂、求告祂, 奮力張開雙臂迎向祂,好叫我從被罪和死亡所捆綁的身軀中得釋 放。

4月6日

今天清晨,我出去到昨晚那個地方。我開始覺得禱告的甜美;並能以歡喜的心,思想為基督受最大的苦楚。我也發現自己願意——如果神如此吩咐——忍受遠離故土之苦,到外邦人中間去,為他們的得救作工,即使有危難或死亡也不辭。之後,神讓我為別人、為基督的國度掌管這地,也為我親愛的基督徒朋友們迫切代求。我感覺到世界離我遠去了,我在人群中的聲譽也離我遠去了。我情願被藐視,成為世人所觀看、嘲笑的對象。

4月11日 主日

今天早晨精神不振,獨有神奇異的恩典吸引我的心進入感恩 裏。

會眾崇拜之後,神在禱告裏給了我特別的幫助。我跟我親愛的主角力,經歷了愉快的代禱。

4月15日

我的思念顯然集中在神身上。今天我也屢次感覺到祂對我靈魂的吸引。

我知道我渴望神,並渴望順服祂的旨意,追求內裏的純真和 聖潔,千萬倍於我渴望這世上其它的事物。

4月18日 主日

今天清早我退到森林裏禱告;經歷了神的靈的幫助和信心的 操練:並得以為基督的國度降臨在地上熱切祈求,也為我遠方的 摯友們代求。中午時分,神使我在禱告中與祂角力,並且,如我 所信,感受祂愛的大能。晚上,我看見自己欠了神極大的債,並 看到我在責任上的疏忽。

4月19日

我把這一天分別出來禁食禱告,是為了祂恩典的緣故;也特別為要在福音事工上預備自己。我求我的神幫助並引導我,預備我做大事;並求祂按著祂自己的時間,差遣我為祂收割莊稼。因此,清早我便竭力為神在這一天中與我同在祈求,精神也不錯。午前,我感覺到為珍貴不朽的靈魂,為我親愛的主和救主的國度在世上擴展所代求的能力。當我思想到為神的國度的推展而遭難、受苦,甚至死,同樣是一種最甜美的順服,甚至是安慰和喜樂。我也大大地祈求那些可憐的外邦人能蒙光照,悔改信主。

午後,神真真實實與我同在。喔,這真是何等寶貴的相伴,神賜我能力在禱告中痛苦掙扎。即使在蔭影、涼風中,我仍然汗濕全身。我的靈為眾多的靈魂遠離了塵世。我想我掛念罪人,更甚於掛念神的兒女,雖然我願盡我一生,為這二者呼求。

我享受了跟我親愛的救主極甜美的相交。我想我一生之中再 也不會覺得如此地從這世界隱退,而在所有的事上順服神。哦, 願我能永遠遵行神的旨意,倚靠祂而活!阿們,阿們。

4月20日

今天我就滿二十四歲了。哦,在過去的歲月中,我蒙了何等的憐憫!願神幫助我今後更多為祂的榮耀而活。我幾乎不曾如此渴望要遵行祂的旨意,並完全奉獻給祂。我要盡我一生,服事並榮耀祂。

4月25日 主日

今天早晨我花了大約兩小時在密室裏,並比平常更有能力為不朽的靈魂哀痛。雖然還在清晨,太陽尚未照射,我全身仍被汗濕透。如同最近經常感覺到的,我被催逼來祈求神的羔羊的溫柔和安靜進入我的靈;因著神的恩惠,今天早上也真的得著所求的。

哦,能誠心饒恕別人加諸我們的一切傷害,能祝福我們最大 的敵人如同祝福我們自己的靈魂,真是何等甜美。寶貴的耶穌, 願我每天更像你。晚上,神的愛使我的心極為柔軟。

4月26日

喔,我的靈極其渴望從一切的罪中得釋放,得著那有福的純 全。喔,願我生命的每一刻都能用來榮耀神。

4月27日

今天我很早就息了一切的工,進入密室禱告。在禱告中,神 歡喜以說不出的安慰澆灌我的靈。有好一段時間我只能不住的說: 「喔,我甜美的救主!喔,我甜美的救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 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假使我有一千 條生命,我的靈也樂意將它們全然放下,只要與基督同在。

我的靈從來不曾如此享受過天堂的滋味;這是我所感受過, 跟神相交最好,最屬靈的一段時光,在我的生命中,從未曾覺得 有如此深的順服。

4月28日

我回到我通常隱退的地方,滿有平靜和安寧。大約有兩個小時,我盡了在密室裏的職事,並覺得跟昨天早上有同樣多的感受,只是更覺得軟弱,且為主所勝。我似乎完全倚靠在我親愛的主身上,不再倚靠其它的事物。

我不知道當對我的神說些什麼,只是倚靠在祂的胸前,呼出 我凡事完全順服的心願。對完全聖潔的那種飢渴而無法滿足的願 望攫獲我心。神對我是如此珍貴,以至於這世界跟它一切的享樂, 都變成糞土。對我而言,人的讚許不過像石頭一般沒有價值。主 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有祂替代一切,是我極大的喜樂。

我想我對神的信心和倚賴很少像現在這麼深。我看見祂是一切良善的泉源。我似乎再也無法不信任祂,或再對可能臨到我的事感到焦慮。我現在為遠方的朋友們代禱,並祈求基督的國度在地上擴展,享受了極甘甜的禱告。

5月1日

我得著能力,熱切呼求神裝備我從事宣教,並祈求祂為祂自己國度的來臨而顯現,引導外邦人歸回。在閱讀中我也得到許多幫助。這是獲益極多的一周;在靈裏我也享受了寶貴的聖靈許多的交通。

6月12日

今天早晨我花了許多時間禱告,感覺極為甜美。許多時候感到我對神的渴求是不會飽足的。我無法想像沒有神的靈魂是活在何等可憐的光景裏。這個世界跟它一切的享樂幾乎都消逝不見了。我看見自己極為無助,但我有神可以投靠。我極度渴望自己被粉碎,只要與基督同在,得見祂的榮耀。喔,我的靈軟弱疲乏,渴望回到我父的家中!

摘自:大衛·布萊納的禱告日記

附錄

一、跪在地圖前禱告的人-戴德生

倫敦城的一處窮人住屋區內,有一間小房子,這房子就是早 年戴德生先生的住所,也是中國內地會的產地。

那時戴德生先生不過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在他房間的牆壁上,掛著一幅中華全國大地圖,戴先生每天用幾點鐘的時間,跪在地圖前面禱告。那時中國還有十一省沒有福音傳去,也沒有一個人去為主作見證。戴先生沒有錢,也沒有差會,肯和他到中國去的朋友也不多。只有幾個朋友每禮拜來一、二次,和他一同跪在那地圖前禱告。那時,他的心裏有一遠大志向,要將福音傳遍中國內地。

截至 1933 年止,內地會有總堂三百二十八所,支堂二千三百二十五所,西國宣教師一千三百多人。自設立教會以來,受洗的約有十五萬人。這樣大的事業,都是由於那一個青年人的志向,和他的禱告而來。

二、為中國人得救提名禱告

內地會在中國的工作,有一段時間非常發達,可說是全世界 最發達的區域。其中的原因從來沒有人曉得。直到內地會的創辦 人戴德生先生有一年去英國,才找出這原因來。

有一天他在英國某地講完了道,就有一位青年人前來對他說:「我對於中國內地會的光景,以及什麼人得救,我都知道。因為我有一位同學在中國傳道,凡有心向道的中國人,他不斷的把他們的名字寄來,我就不斷的一一替他們禱告。」戴德生先生這才知道,原來在英國有一個禱告的人,不但天天禱告,而且特別提名禱告,可稱之為代禱的傳福音者。雖然他未親臨其境,而所得的效果是奇妙的。你的親戚、朋友、同事、同學不是還有許多沒得救的嗎?你是否天天特別提名為他們一一禱告?

代禱的使者 - 戴妮的禱告生活

■以禮譯著

戴妮乃一生以禱告為職事的非裔姊妹,她經常徹夜不眠地在 神面前禱告等候,睡覺對她來說,只是為了恢復疲勞,以繼續禱 告。她每日定意只簡單的進食一次。她從不輕率地與任何人談話。 每逢聚會,她總是提早一小時到達,靜靜地在禮拜堂禱告。聚會 結束後,她又靜靜地回到自己的房間開始她真正的職責——為許 許多多失喪的靈魂迫切禱告,直至深夜。

筆者於一次與戴妮的私人談話中,得知她是如此進入這種為 拯救靈魂的實際工作。

以禱告復興了教會

她的丈夫是一位傳道人,從費城一間興旺的教會,被派往某一荒涼的教會工作。最初,聚會只有幾個人。她知道這種工作極 其艱難,因為那裏乃是全城最敗壞的區域。她知道除了禱告,別 無方法可以改變這種惡劣的景況。她下決心奉獻自己,專心於禱 告。

她向神許願:如果神肯召聚罪人來到他們中間,且拯救他們, 她願在三年內每週獻上三日三夜的時間,專心為教會禱告,同時 在這三年中有兩年的日子,用以禁食禱告。

當她將這種意念告訴她的丈夫時,她的丈夫並不贊同。後來 她丈夫也明白了那是出於主的旨意。

當戴妮開始獨自為他的工作禱告後,神就開始動工了。罪人陸續不斷地湧來,很快地他們的會堂就擠滿了人。她的丈夫請她為有較大的會所這件事禱告。於是神就感動一位商人,將附近一座房子奉獻給教會。

她仍然繼續不斷地禱告。不久,這所房子也容納不下了。她

的丈夫再請她為聚會所禱告。經過再三祈求,神果然又賜給他們 一所又大又好的禮拜堂。以後每次的聚會,總有許多罪人蒙拯救。 信而受洗的人數亦就不斷地增加了。

一天早晨,當她到禮拜堂門口要履行她許願的禱告時,主向她顯現說:「回家去吧!」但她不想回家,仍想禱告。這時,主問她今天是什麼日子。她打開皮包一看,原來今天剛剛是她許願禱告三年期滿的日子。此時戴妮又想進禮拜堂去頌讚神。但是,主仍對她說:「回家去吧!」於是,她乃聽從神的話,決定回去了。她的靈因著主的同在而充滿了喜樂。接著主又對她說:「進到地下室去吧!」這話使她遲疑了一下,她不敢進到那個黑暗的小室裏去。惟恐在這樣的大喜樂中,主要接她回天家去。她對主說:「主啊,如果你要接我回到榮耀天家,就求你讓我先見見我的丈夫和兒子。」不過,她仍然照著主的吩咐進了地下室。出乎她意料之外,不是黑暗,卻似充滿著奇妙的光。這時,主對她說:「你實在已經傾盡身心於禱告中,現在我來乃是要賜福給你。」

就在這時,似乎從屋頂上有泉源不斷流出活水,越漲越高, 戴妮彷彿就置身於其中。主親自應許她:「無論她在何處禱告, 祂必拯救許多罪人脫離罪惡,且以聖靈充滿凡信祂名的人。」

得著加倍的祝福

二十五年來,神的應許未曾一次失信過。無論戴妮去到那裏,她一禱告,就有許多罪人蒙拯救,信徒得復興。她無需講道,只要將他們帶到神面前迫切祈求,直到尋著耶和華。(路十一9-13、賽五十五6、7、何十12)

從下面的信件,可以洞悉她私人禱告生活的點滴:

一、「今晨,我整個人都像被一件重擔壓著,幾乎要死,我 的心似乎要破了。這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為罪人靈魂得救的 負擔緊壓著我,我好像日夜都聽見那些將要滅亡的靈魂,所發出 的哀聲。」

- 「聖靈也極欲大大傾降在地上,神的大收割日子快臨近了。 在這日子來臨前,神把我們看作配受這種如同死亡般的痛苦,致 使許多可憐的罪人蒙恩,這都是神的恩典。」「看哪!新郎來了。」
- 「那是一個可畏的日子。現今,有多少人肯忍受痛苦,而使 別人得見主耶穌的光呢?有人渴慕聖潔,然而,更多的人乃為滿 足『己』的慾望而活。因此,我們應當以加倍的時間,為許多靈 魂爭戰。」
- 「面臨那要來的可顫慄的日子,我們所能做的惟有禱告。感謝神,在所有的禱告服事上,也有我的一份——得以在聖靈與神同在的『山上』親近。」
- 二、「來吧,親愛的弟兄姊妹,與我一同去吧,在那裏主耶穌要因著你為萬人代禱,也因著你的禱告,而拯救罪人。如果你肯與我一同進入禱告的園子,你會感謝我這樣催促你將整個生命奉獻於禱告;祂有禱告的園子給你,那是別人從來未曾佔有的。祂有禱告的山,那是別人從來沒攀登的,你的腳能天天站在高原上。」
- 「傳道是好的,教訓也是重要的,但禱告卻有隱秘的能力。 一個蒙神垂聽而應允的禱告,能將萬事改變。」
 - 「神的靈在為萬人的得救而擔憂。」
- 「人們已聽到許多真理,但他們需要的是,幫助他們脫離捆綁。他們需要有真實的公義和聖潔來事奉神。傳道,唱歌和教訓都不能使地震動,不能釋放在罪孽中的億萬生靈,從罪的監牢,死的墳墓中出來。」
- 「我們極需要上頭來的能力來幫助這些人。要打破撒但在罪 人心中所封的印,這惟有藉著禱告——與神無止息的交通。」
- 三、「禱告的人很多,但能為神的榮耀和旨意而禱告的卻很少。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時,雖然極其傷痛,以至汗流如血,但仍求照父神的意思成就。主的禱告是我們該效法的。」
- 「這是極其艱難的工作,神要我們每一個人去做。我好像一個農夫,日夜要掘地,地裏長了小灌木,雜草和石頭,土裏有各種蠕蟲、蛇蠍生活著。你隨時都會掘到這些不愉快的東西。挖掘

甚是艱難,這就是我的工作。」

「億萬生靈哀叫的聲音,整日整夜在我耳中,我不得不傾心在神面前禱告。這也是我常拒絕接見客人的理由。除了禱告,我別無一樣好處。我已完全將自己奉獻在禱告中。這負擔一直在我身上,沒有片刻可以放下或停止。」

主的靈在我身上

下面又是她所寫的:

「無論清晨,日午或午夜,在禱告中,主總是將我舉起,放在一個新的境地。昨夜,我被主的榮耀覆庇,我的身體如同死去一般,我被引到一個禱告的樂園,是我從未嘗到過的。我聽到主的靈呼叫:『億萬人都要得救。呼求我,我必拯救!』接著我又聽到許多哀哭的聲音,我在主前流淚禱告,直到祂的心願得到滿足。」

又一段記著:

「我有一個負擔,要呼籲婦女們起來禱告。我就求主選召一位肯犧牲自己,而為祂的榮耀來禱告的人。主帶領我在清晨四點聚集他們來禱告。還只有三點半時,卻已有約三百五十人在那裏了。當我四點鐘到達時,主已在殿中,向祂的孩子顯現祝福。」

禱告的樂園

姊妹們因與我一同進入「禱告的樂園」而歡呼。祂的榮耀充滿整個的會所,每個人都被祂覆庇。主以膏油豐盛地澆灌在我們頭上,並呼喚每個人復興,要更新的生命。主的心意不要我們在「禱告的河」裏,而是要進入更深的「禱告的大海」中。」

我們的神並非死的,亦非受縛的。過去祂怎麼樣成就大事, 今日,祂仍然願意施展祂的大能。祂既然會為了一個人,而能使 日頭停留;祂既聽了一個女人的哭聲,而使她的兒子從死裏復活。 今日,難道祂不願意為你我改變萬事麼?有誰肯去請那些在路上 和籬笆那裏的人,來赴神所擺設的大筵席呢?

是的, 他是聽禱告的真神, 我們只要為許多靈魂向神大大張口, 不斷向祂傾訴, 直到祂帶著榮耀降臨。祂要向你向我證明一一祂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十三 8)

為將亡之城代禱

再沒有更大的福氣比得上與神親近的福氣。主恩在我身上實在豐盛。

啊,祂賜給我的權利何其大!使我與祂有無止息的交通!每天來赴這清晨禱告會的人數,經常在四百人以上,全城都因此被震動了。

神每日都親自臨到祂的禱告樂園。有些人從來沒有缺席過一次,無論陰晴,總是聚在一起禱告。有兩天早上,我特意步行去 教會,以便親眼看到這些人怎樣在四點鐘以前,從各方趕來赴這 禱告會。每條街都看見許多人奔跑,好像過了時間就看不見神了。

會堂有五個門,每扇門都有許多人湧進來趕著要在四點鐘迎 見神。他們跪在神面前,禱告的聲音如同馨香之氣,蒙神悅納。 神在這敗壞的城市大大動工。許多人認識了主,許多信徒也被聖 靈所充滿,而大大復興。

既然神這樣的聽禱告,這是你我所當重視的何等大的責任! 每一個基督的精兵,你肯否在這危機中犧牲自己獻上禱告呢?你 肯否像亞伯拉罕,以愛心為受咒詛的所多瑪城而代禱呢?

摘自:詩篇月刊:第八期

馬利亞福音姊妹會天使救助的見證

這數則皆為天使較近救助所發生的事,原文均列有詳細出處, 譯者在此從略。

一、在帖撒羅尼迦的經歷

當我們修女院的一群修女在希臘北部帖撒羅尼迦城服事時,有兩位修女被邀,去一位對她們工作極感興趣的教師家裏作客。瑪格達黎納修女是最近才從德國的聖母院派去工作的;她只說德語。不過,她先前曾去過那位教師家一次,所以她有信心自己一定可以找到路,前去赴約。另外一位修女朱迪,因有事要先辦,所以她們倆同意分別前往。

數小時之後,朱迪修女在教師的公寓外面,焦慮的在等候瑪格達黎納修女。天色已漸暗淡,而瑪修女仍無蹤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朱迪警覺瑪格達黎納一定被困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中,而又言語不通。「主啊!」朱迪修女遂向主耶穌禱告:「求你差派天使幫助我們。」

剎那間,她內心產生奇怪的想法,認為瑪格達黎納是往相反 方向,往大學那邊走去。於是她當機立斷,也往大學那個方向走 去。她肯定自己的推測。半小時後,她在那條通往大學的路上找 到了瑪格達黎納。

「當我發覺我迷了路,便向主呼求幫助。」瑪格達黎納解釋說。她起初未察覺與正確方向愈走愈遠。最後,竟到了大學校區。那時,有一位面貌和善的年輕女孩出現在那裏。瑪修女十分驚奇,怎會有一陌生女孩卻向她講德語:「你是不是在找朱迪修女?你只要沿著這條路,往那個方向走,就能遇見她。」那年輕女孩說完這話,便消失無蹤。

不一會兒,兩位修女相遇,但誰是那位年輕女孩呢?她們卻 再也沒有見到。

二、在贊比亞的經歷

又有一次,有兩名修女被派往非洲贊比亞工作。在該國,她 們已準備出發,前往北部某地報到,在旅途上所發生的奇事,茲 列述如下:

汽車的車箱裏,每個角落都擺滿了紙箱;紙箱裏全是書籍。 此外,還有一架影片放映機以及其他價值不菲的裝備。熟悉我們 所要採取的路線的朋友們都警告說:「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要 停車。」

我們採取的是一段最危險的道路,以劫匪經常出沒聞名。在 這個偏僻荒涼地區,過去發生許多搶劫殺人的案子。然而,我們 深悉我們是被神所呼召,便信任神會保守我們的平安。於是,我 們唱著讚美詩上路。

車子開了數小時之後,我們發現車子正經過危險地區。當人們說這段路是如何的荒涼,他們並沒有誇張。就我們視線所及, 看不到一處人家,只有叢林。

突然間我們聽到有不妙的啪嚓、啪嚓的聲音。我們繼續往前開,方向盤已難控制。身子伸出窗外,發現有一個輪胎爆破了。 我們別無選擇,只好把車子停下來。

我們有備胎,可是卻壓在那些紙箱及包裹下面!於是我們只 有將每件東西先搬下車,堆在路上;我們那些珍貴的器材、書籍 等等。

突然間,我們聽到車子聲音。我們於是趕緊揮手,要對方的 汽車停下來。使我們更為放心的,那是一輛警車。然而那輛警車 沒有慢下來,對方反倒將藍色的自動閃光燈伸出手置於車頂,飛 馳而去!

這時在我們身後叢林發出沙沙響聲;素常我們所聽到的公路 上搶劫故事猛然浮上心頭。我們定睛在那發出沙沙聲音的方向, 原來由業林裏走出來是一個年青人,身穿藍色的連身工作服。他 是獨自一人;他打量著眼前的情景:兩個修女,加上一輛拋錨的 車子。於是,他衝我們友善的一笑,自我介紹,名叫派屈克,可 以來幫助我們。反正我們沒有什麼好損失的,就問:「你能換輪 胎嗎?」

「噢!能!」他回答:「我是修車的技師。」

於是一會兒功夫,他就把輪胎換好。我們謝謝他,並問他是 否認識耶穌。

「認識,非常認識。」他答覆說,然後便消失在叢林中。他是以人之形像的一位天使?直到今天,我們也不知道,因為我們再也沒有見到他。

三、在耶路撒冷的經歷

從 1962 年至 1998 年,修女們一直在橄欖山上服事。她們居住之處,可遙望聖殿山。不過在六日戰爭時,曾被炮彈擊中,尤其在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在邊境之爭期間,其景象更為慘烈。

雖然我們沒有親眼目睹天使,但確有人見過。比方說,在 1980年代,大約在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爆發邊境紛爭之際,一位陌生人由東德(譯者按:那時東、西德尚未統一。)寫信給此間的聖母院。但她本人從未來過耶路撒冷,可是她在信中卻準確的描述與金門對面的一座房屋,以及我們修女會的名稱。在房屋的外面,她看見了一位宏偉而強有力的天使在站崗。在德國另一處的一位牧師的太太,在信中也同樣說:「每當我為你們禱告,我就看見天使們在你們的房屋外面守衛。」

四、在斯里蘭卡的經歷

我們在澳洲服事的修女們,她們有一位好朋友尼里雅牧師, 他在他的家鄉斯里蘭卡經歷了天使介入的一段非凡的事例:

在一個家庭教會聚會之後,我一邊騎著機車,一邊唱著讚美 詩歌回家。聖靈看來是要狂吹那座在稻田中間的小木屋。許多病 人得了醫治;一些被鬼附的人也得釋放。我對神在這間小木屋教 會所做的一切,喜樂至極,暫且忘了死亡在威脅著我的生命。新 成立的教會,在斯里蘭卡這個小國家如雨後春筍;從而使武裝的 佛教徒又來反擊,我的兩位牧師朋友已經被害。 忽然間,在那荒涼的路上,由暗處竄出四條大漢,手持大刀,擋住我的去路。這時,四把大刀,刀起刀落,我這時才把機車完全剎住,刀刃距我的脖頸不過數吋之遠。「奇怪!」我心想。次日,我聽說那四條大漢的背後,都被強而有力的男子給遏制住。事後,他們向後看,卻又無一人。他們完全被嚇住了,便跑到那小木屋的教會,跪了下來,懇求屋主:「請你求求你們的神,饒恕我們吧!我們跟他無冤無仇,是我們拿著人家的錢,屢行合約而已。」

當這件事情在鄉間傳開,許多人都歸了主。神為了祂的榮耀,利用這場不得逞的襲擊,奇妙的成就了在我傳道前,神所給我的應許:「孩子,有一千人在你的身邊,那一萬個仇敵在你的右邊也要倒下。沒有人能傷害到你。奉我的名去吧,我會搭救你的。」

五、結語

耶穌祂自己也預測在未來,將有極大的艱苦與災難。祂給約翰在拔摩海島的異象,描述天使與群魔的爭戰。願神開啟我們的眼睛,正如祂開啟以利沙僕人的眼睛,能看到:「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王下六 16)

我們被天使守護

■湯姆・郝夫塞賓

神人說:「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 以利沙禱告說:「耶和華啊,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 見。」耶和華開他的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 (王下六 16-17)

我身為職業棒球手,達十四年之久。儘管我是在教會裏成長的,也認識了主耶穌,但似乎一切運動都比任何事情要來得更吸引我。可是正當我的職棒生涯處於高潮期,主卻「呼召」我進入祂的職事。我求主再給我五年時間,而祂卻說:「孩子,就是現在。」人拗不過神,在這件事上,我別無選擇。

在我脫離職棒不久,我的妻子與我便將我們的家開放給年輕人聚會。起初,我們認為辦一個簡單的查經班就算不錯了,但神另有打算。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神的心意;但祂卻在我們這個小小的聚會當中,彰顯了祂的大能。參加我們聚會的人數愈來愈多。奇蹟也不斷在發生。聾子能聽見;腫瘤得以消失;年輕人紛紛蒙恩得救;聚會的人被聖靈充滿;邪靈也都能被趕出。

我們這個家庭聚會影響之大,使得本城販毒的數量減少了一半。因此當地的販毒集團非常不悅,便寫信警告我們,如不再停止聚會,他們就要殺掉我。我當時並未在意這種威脅;神既然如此的看重我,我這條命就非我所有。

大約就在那時,我十二歲的大女兒,有天下午匆匆跑進家門,告訴我一件驚人的事故。當她騎單車離開朋友家返回時,發現身後有一輛黑色汽車跟蹤她。起初,她沒有在意,心想身後的汽車一定會超前行駛。但過了一哩路之後,那輛汽車仍然在她的身後。她感到好奇;便在這時車子慢了下來,想看個究竟。然而汽車的車窗皆為暗玻璃,好像電影裏那種槍手的座車,無法看到車內。這使她更緊張,便決定加速騎著單車回家。

她不時轉頭向後觀看,那輛汽車仍在她身後。可是突然間,那輛車子粗暴而發瘋似的從她左方超過她,停在路邊。這裏正是馬路上坡的陡峭之地;左方有很高的築堤;右方則是深谷。通常,她騎單車到這裏,都要下車,然後推著單車走路而行。她這時留意到汽車門打開,一個男子走出車來。這時,她有些畏懼。這裏確實是被逮的理想之地,因為路的兩旁都沒有房舍人家,並且又是一個大轉彎。

就在此刻,她耳邊聽到了一個聲音告訴她:「跑!」她有些猶豫,不想丟掉單車而逃。但那個聲音又改口,命她跑向築堤跳過去。我女兒這時仍考慮推車走上坡路。但那聲音卻嚴厲的命令她:「丟掉車子快逃!」這時,那男子已擋住她的去路,她便丟棄單車,爬過築堤。此處卻是她跟朋友常來玩要之地,所以每一腳踏之處,她都十分熟悉。當她在築堤之外爬上路坡時,仍覺得身後有人,但她頭也不回的一直跑到家中。

對於我女兒所遭遇的,我十分煩惱,但卻不動聲色。結果,那當地的黑社會又有恐怖的警告送來,以阻礙我們的聚會。多年之後,我女兒才知道我當時遭受警告與威脅的原因。但那時我看到神在當地的年輕人當中,作了奇妙大工,我沒有理由不相信神會在那些毒販子的恐怖威脅當中保護我們的。

在我女兒遭到跟蹤的兩週之後,我又收到一信。這次那販毒 集團的威脅已加碼,所以使當時的情勢很糟。來信中,附有一張 地圖;標明我的三個女兒在哪裏上學,在哪裏上校車,在哪裏下 校車;我的妻子在何處購物也列在其中。信中指出:如果我不停 止摻合他們吸毒的客戶,他們就要綁架、強姦,以及殺害我的妻 子與女兒們。

這時,真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相信神對我為祂所做的,祂一定會保護我們的安全是一回事;但由於我所要做的,使我的家庭都陷入極度危險之中是另一回事。我需要告訴你我是何等的苦惱嗎?我手裏拿著那封信,走向高爾夫球場,因為我家就在球場的邊上。有一個剛得救的年輕人,名叫法蘭克的,他對信中的內

容一無所知,因為那些當地黑社會販毒集團的恐嚇信,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法蘭克隨我走向球場的平坦區。他看出了我為某一件事情煩惱,便問我是何事。我只能說:「法蘭克,就為我禱告吧!」

當我來回踱步,內心在向神呼喊:「主啊!我是願意順從你的旨意,可是我不能再做下去了,我的信心實在不夠呀!」突然間,在我身旁的年輕人喊著說:「看!你的家!」

我於是轉頭望我家的那個方向,不超過五十碼遠,便問道: 「看什麼?」

法蘭克卻專注的指著我家說:「難道你沒有看見嗎?」

於是我再度的觀望,奇怪他在說什麼,「法蘭克,我什麼也 沒看到呀,到底是什麼?」

他說:「你看看那兩個巨人站在你家前門;還有一個站在你家的後門;他們的個子比你家房頂還高,手裏還拿著寶劍!你整個的房子都被火焰包圍守護著!」

我當時竭力的觀望,卻一無所見。但我已瞭然於心;這已足 夠了。一種平安的雲霧覆蓋著我。當然,我本人以及我的全家都 不會受到傷害。這乃是神對我那殷切禱告的回應。

我將那封信丟掉,也沒有再收到任何威嚇的信了。我們繼續 主動的接觸年輕人,又有十一個月之久。在這段期間,我們看到 有無數的人蒙恩得救;在我們家的游泳池裏,實際上就有兩百人 受洗。內人和我都稀奇在這段時期,有一些蒙恩得救的年輕人, 在他們自己的領域裏,已取得全國性的崇高職位。就像大衛在很 久以前所說的:「因祂要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我們所行的一 切道路上保護我們。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六)

■王一婢 編寫

九、我想要回家

2003 年 1 月底,正是農曆小年夜那天下午,七十多歲的胡姐妹拿了燒好的菜送去給王頌靈,門鈴按了好久,王頌靈慢慢地出來開了門,面容十分憔悴、十分軟弱。進屋後王頌靈坐在床沿,頭直垂到膝蓋處,說不出話來。胡姐妹仔細一看,只見王頌靈頭上佈滿汗珠,雙手發顫。胡姐妹又急又痛,立刻跪倒在旁邊,淌著淚呼叫:「主耶穌啊!求你救救王姑姑啊!」過了一會兒王頌靈的疼痛平息了,氣也緩過來了。王頌靈囑咐胡姐妹不要告訴弟兄姐妹,因為正值過年,大家都很忙的。但是胡姐妹忍不住告訴了幾位姐妹,熟悉王頌靈的弟兄姐妹都知道,王頌靈素來不肯麻煩人,想要幫她做些事總被她婉言謝絕。王頌靈多年以來早就憑信心將身體交托給主,正如她寫信給一位主內小輩說:「早已將性命置之度外,只求行完自己的路程。」

弟兄姐妹很惦記她的健康,只有互相轉告,迫切為她代求。

到了 2003 年 3 月,王頌靈的腸病發得厲害,吃下去一點點食物便要不停地瀉,半個小時就要上一次廁所,夜裏也是如此。因此她睡覺便不脫衣服,和衣而躺。這一年的冬寒又是奇冷,不得已,王頌靈在廁所裏安插了一個小小的電暖器。有時病情卻又相反,吃下食物後幾天便秘,肚子漲得硬硬的。王頌靈原來就吃得少,這一來更不敢吃東西了。在這反覆無常的病痛折磨下,王頌靈說她在學習新的功課:「從心底裏不煩躁,服在主的手下,不發怨言。」

那時她有一位大學裏的好友,寄了一張用毛筆寫的經文來: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王頌靈看了很 喜歡,覺得正對著自己現狀有幫助,就壓在書桌玻璃底下。 2003年5月,幾位姐妹同去看望王頌靈,這幾位都是向王頌靈學道的學生。王頌靈平靜地對她們說:「我想要回家了。」姐妹們默然無言,臉上都露出難過不捨的樣子。王頌靈微笑著說:「過去在青海勞改時,那麼苦的日子,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回天家。現在我的心情好像是從前在讀書時,住在學校裏,到快要放暑假時想要回家的感覺一樣。」

2003年5月底,在廣東有一位與王頌靈相識半個世紀多的姐妹,收到了王頌靈寫給她的一封信,也是她收到的最後一封王頌靈的信。

王頌靈在神面前的謙卑在信中流露出來:

「……年來各種舊日的慢性病,過去的勞損傷痛之類逐漸一一發作。年青時覺得還不困難的,現在年老或心力不足,甚感力不從心。這還不僅是外體的病痛問題,而是心靈當經的試煉,認識人的實質,自己內在的實況。若僅活在主格外賜給的平安、安寧中,自己難以省察得到,甚至漸漸放鬆、後退。如今主教誨、訓誡,我從心靈深處被主鑒察。要認罪、當悔改,主向七個教會的使者豈不是如此召喚!……需要愛心的代禱……」

到 2003 年 6 月,大家看出王頌靈的健康每況愈下,人很消瘦,雙腿雙腳卻都腫脹。有次她的學生去,王頌靈高興地告訴她:「我樓下那個小攤販處,進了一些山東做的布鞋,其中竟有一雙 40 碼的,我可以穿得下,這是兩個禮拜來,我頭一回可以穿上鞋。」

那些日子,王頌靈的禱告墊子一直放在床前,沒有人去的時候,她抓緊生命最後一段時間禱告、再禱告。

王頌靈一生儉樸,但對人十分關愛,在施捨時從不願別人知道,只有當領受的人事後說出來,別人才得知。那一段日子裏,只見她不斷將衣物用品請人取去轉送貧苦的人。姐妹們擔心她以後或許要用,遲疑著不肯拿時,王頌靈一反常態,著急地催:「快拿去快拿去。」

那時,王頌靈特別會回憶童年歲月中的一些事,半個多世紀

的往事彷彿就在她眼前,她對主耶穌救贖她、揀選她、保守她的 恩典充滿了銘心刻骨的感激和喜樂。講到童年往事時的表情,王 頌靈猶如孩童一般的單純可愛。

回想到在青海三十一年的生活時,王頌靈神色凝重,她語調深沉地說:「在那裏,有好多弟兄我們都不知道的,在那裏為主的見證擺上性命。」她說有一位關押在男監的弟兄,為著吃飯時持守謝飯禱告,而不准吃飯,結果餓死了,當幹部叫人在荒原上去埋葬他的屍身時,埋葬的人草草了事,埋得很淺。結果隔了好長一段日子,這埋葬的人看見這弟兄露在沙土上的臉面竟如生前一般,也沒給狼吃了,結果這個埋葬的人後來信了耶穌。

王頌靈一直惦記著青海那邊的教會,有人告訴她,在西寧有一位她熟識的裁縫姐妹,曾蒙過主特別的恩典:從一字不識到能讀聖經。現今竟被「東方閃電」迷惑了去,許多人去勸也勸不醒。 王頌靈是既詫異又掛念,但在禱告時王頌靈仍滿有信心:「深信保守我們到底的主必將一切被擄的領回。」

對現今的世代,王頌靈說恰如但以理書上的預言:「必有多人來往奔跑,知識就必增長。」她說:「現在的人往來奔跑得多厲害啊!講道的知識也比我們年青時多,但要注意追求主自己的生命啊,恩賜是要過去的,但生命是存到永恆的啊。」(太七14)

她知道一些帶領聚會的弟兄姐妹十分忙碌,就勸勉大家:「要 注意內室的與主親近交往,不要只顧忙外面。」

2003年6月底,王頌靈的大弟弟、大弟媳從北京專程來看她,帶來了兄、姐、小弟三家的問候。王頌靈對手足的靈魂得救負擔很沉重,平時一直為此禱告不息。王頌靈對她的一位學生回憶起自己大哥年輕時單純愛主的見證。那時王頌靈的大哥是位年青醫生,當遇到危急病人時,他不顧一切地在診療室裏跪下為病人禱告。王頌靈說:「我知道我大哥心裏是有主的。」

7月初,王頌靈已十分虛弱了,嘴唇乾枯,說話時氣息很急, 聲音很輕,她輕聲地對一位學生說:「我們的一生好像一滴水一 樣,若滴落在地上,一下子便乾了,沒有了。但蒙主揀選後,我們這一滴水便流入了主的大海中,這一滴水在大海被包裹了,永不會失落,更何況這平凡的一滴水竟被主變成了一顆鑽石。」

那次,王頌靈環顧著室內桌上櫥頂上擺放著各種的營養藥品、水果、點心等食品,輕聲又動情地說:「主真是用祂的大愛厚厚地包裹著我啊!」

在自己病重之際,王頌靈仍關懷著青年同工,有一位青年弟兄剛開好腦瘤,那一位去探望她的學生也開過腎癌,王頌靈對她說:「主需要有肯在內室中付上代禱的人,如果我們的身體不能作外面的事工時,我們要留心主的旨意是否要我們作一個在內室中代禱的人。」臨別時王頌靈對學生說:「聖經上都說人對身體要保養顧惜的,(弗五 29)你要注意啊,我在這方面做得太不夠了,也受了虧損啊。」

7月17日晚上七點多,一對老年傳道人夫婦受聖靈感動,從 上海的浦西趕到浦東去探望王頌靈,他們是同齡人,也是同年代 的同工,見面時王頌靈躺在床上兩天了,三位同工依次在主前禱 告,臨別時老姐妹與王頌靈拉手道別,返家後發覺手指上原來長 著的一個疣竟沒有了,原來凸起的部位平整光滑,一點痕跡也沒 有。老姐妹對人說:「神藉著王姐行的最後一個神蹟是醫治了我 手上長了多時的疣。」

7月18日,住在上海最西端的林姐,她早上起身讀經時,聽 見心裏面有聲音說:「雲彩來接。」

她立時明白王頌靈要回天家了。她急忙去約另一位姐妹,在 那姐妹處耽誤了時間,等趕到浦東王頌靈處,王頌靈已經被主接 走了。

7月19日王頌靈的同工楊培滋弟兄主持了「與王頌靈姐妹的 暫別會」,楊弟兄用詩歌、經文勸勉安慰大家,王頌靈安祥躺臥 在美麗、潔白、芳香的百合花瓣之中。

楊培滋弟兄說:「王姐一生很愛主,也很愛人。我們記念她

就是要學習她的愛主和愛人。」

王頌靈愛主,她以金子般的信心,絕對地跟隨主,在狂風暴雨之中她不計代價,定意遵照真理來行事為人。她像《雅歌》中的佳偶,用她項上的一條金鍊奪得了良人的心。王頌靈愛人,她不僅深愛與她同一心志、同一腳蹤的弟兄姐妹,她也憐愛軟弱的肢體,她不願主的見證受虧損,也不願弟兄姐妹靈裏受虧損,她肯當面規勸提醒、並付上暗中的代禱。

在物質上,她記住外婆的榜樣:將好的送給別人。甚至在青海勞改時,生活用品極其缺乏,她見別人沒有肥皂,肯將自己的送人。當她癱瘓躺臥在地上時,見一個難友只有一條被子,很冷,王頌靈將自己一條毯子用竹竿挑過去,送給那一位難友……,以致同監難友中有人說:「就衝著王頌靈這個人,我也肯信她的耶穌。」

晚年在上海,神給她的預備豐富了,她益發的賙濟人、幫助人,生病的人、貧苦的人、遭難的人、孤兒寡婦……。

有一個家庭,從湖南長沙來到浙江寧波探親旅遊,一次上山 採食野蘑菇後,丈夫、小兒不幸中毒死亡,留下妻子偕大兒媳。 大兒腎臟受毒後在上海中山醫院搶救,大兒媳剛生了嬰兒,有人 去醫院傳了福音給他們,王頌靈得知後便請大家為這不幸的一家 代禱。當王頌靈去世的消息報給這家的妻子時,她頓時在電話中 哭出來了:「我怎麼來報答王姐啊,她幫助我們三千元錢我原本 要送去還她的啊……。」

王頌靈一生以行為和誠實來愛人,且作在暗中。(約壹三 18、 太六 3-4)

在暫別會上,弟兄姐妹淌著一串串的淚水,真是捨不得王頌 靈離開啊,然而使大家內心得的安慰是:王頌靈朝見她一生最親 愛的朋友、最心愛的良人、最親密的伴侶——救主耶穌基督去了。 (續)

【讀者通訊】

一、肢體交通北美地區奉獻帳戶:

Christian Classics Digest

8019 Rugby Road, Manassas, VA 20111 U.S. A.

二、「基督教精典文摘網站」更改如下:

繁體版 http://www.ccdigest.org

簡體版 http://www.ccdigest.net

三、臺灣地區讀者劃撥時,如您不需開收據請於劃撥單上註明,謝!

四、歡迎來函索閱本社出刊之叢書、小冊——

叢書類:約翰福音釋義、交通的訣要、禱告與復興、得勝的生活、

建立屬靈的家庭、與主交通、屬天聖徒、基督徒生活規範

小冊類: 認識聖靈、生命歷程、不住的禱告、人被造的目的、信心

的見證人

肢 體 交 通 季刊 基督教精典文摘

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170 號 12 樓

郵撥戶名:肢體交通雜誌社

郵撥帳號: 15210477

發 行 所:肢體交通雜誌社

發 行 人:戴 致 進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志字第參伍貳參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 1180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印刷者:福道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83巷9號5樓